

增補
評點
史記評林

第四冊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28
4



F0028-(4)

史記評林卷之六

秦始皇本紀第六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揚慎曰始皇二世紀始見太史公筆力

按始皇雖暴亂

史職不廢而太

史公於始皇本

無忌諱故得以

恣情摹畫成一

篇文字若秦本

紀則舊史皆以

語多湊合矣

按東軒筆錄云

秦始皇諱政至

今呼正月為征

唐順之曰將言始

皇并天下先提出

此

拜相書

拜將書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

莊襄王為秦質子於趙

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

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為政姓趙氏

王死政代立為秦王當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

置南郡矣北收工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

周置三川郡呂不韋為相封十萬戶號曰文信侯招致賓客游

士欲以并天下李斯為舍人

公等為將軍

昭王二十九年大夫蒙驩

徐廣曰齮一作齮○索隱曰蒙驩齊人蒙武之父蒙恬之祖王齮即王齮

昭王二十九年大夫蒙驩

昭王二十九年大夫蒙驩

昭王二十九年大夫蒙驩

昭王二十九年大夫蒙驩

昭王二十九年大夫蒙驩

昭王二十九年大夫蒙驩

增補史記評林

卷六

秦始皇本紀

一

鳳文館藏

陽反。麟魚綺及鹿彼苗及蓋秦之縣邑大夫猶公若楚制劉伯莊云音綺後同。應劭曰鹿秦邑。王年少初即位委國事大臣晉

定反邑書
楊慎曰此後俱編
年者帝紀體也
善戰書

元年將軍蒙驁擊定之

取城書

二年廉公將卒攻卷

正義曰將子匠反卒子必反卷丘員反

斬首三萬

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王繭死十月將軍蒙驁攻魏氏賜有

詭

徐廣曰賜音場○素隱曰音賜魏之邑名

歲大饑

四年拔賜有詭三月軍罷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十月

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

五年將軍蒙驁攻魏定酸棗

地理志陳留縣有酸棗縣○正義曰括地志云酸棗故城在滑州酸棗縣北十五里古酸棗縣南

長平

徐廣曰一作干騶案地理志汝南有長平縣也○索隱曰二邑名春秋桓十二年會于虛又戰國策曰拔燕酸棗虛桃人桃人亦魏邑虛地今關蓋與諸縣相近按今東郡燕

陳州宛丘縣西 雍丘山陽城

地理志陳留縣有雍丘縣河內有山陽縣○正義曰雍於用反汴州縣

城初置東郡冬雷

陽縣○正義曰雍於用反汴州縣

皆拔之取二十

災異書
按內粟拜爵始
此

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正義曰徐廣云在常山按本趙邑也秦出兵五國兵
罷拔衛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
河內

七年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

正義曰彗音似歲反見並音行

將軍蒙驁死以攻龍孤慶都

徐廣曰慶都故城在東郡

山在南相去五十里北登堯山南望慶都山也注水經云望都所居張晏云堯山在北堯母慶都

山不連陵名之曰孤孤都聲相近疑即都山孤山及望都故城三處相近 還兵攻汲彗

星復見西方

正義曰復扶富反

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

正義曰蟜音紀兆反成蟜者長安君名也號為長安君

將軍擊趙反

將猶領也

死屯留

正義曰括地志云屯留故城在潞州長

軍吏皆斬死遷其民

於臨洮

正義曰臨洮水故名臨洮洮州在隴右去京千五百五十

卒屯留蒲鶮反戮其屍

徐廣曰鶮一作鶮屯留蒲鶮皆地名也壁

壁壘之內 留蒲鶮二邑之反卒雖死猶皆戮其屍鶮古鶮字○正義曰卒子忽反鶮音高注同蒲鶮皆地

按習學記言云
始皇七年九年
十二年二十三年
年彗星從極竟
天不獨告六國
滅亦告秦亡也
兵兆書

按此一段四節
文法四變

按京房易傳云名河魚大上。索隱曰謂河水溢魚大上平地亦言遭水害也。即漢書五行志劉向所謂衆逆同志厥妖。河魚逆流上。是歲始皇弟長安君反明年嫪毐反。輕車重馬東就食。重馬並就食於東言往河旁食魚也。云河魚大上秦人皆輕車也。人遂東就食皆輕車重馬而去。嫪毐封爲長信侯。正義曰嫪毐射虬反。子之山陽地。正義曰子志云山陽故城在懷州修武縣西北太行山東南。令毒居之。索隱曰嫪毐姓毒字按漢書嫪毐氏出邯鄲王劭云賈侍中說秦始皇母予嫪毐淫坐誅故世人罵淫曰嫪毐也。

宮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毒事無小太皆決於毒。又以河西太原郡。徐廣曰河一作汾。更爲毒國。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正義曰垣作垣垣音衰括地志云故垣城漢縣治本魏王垣也在絳州垣縣西北二十里蒲邑故城在隰州縣北四十五里在蒲水之北故言蒲陽即晉公子重耳所居邑也。四月上宿雍。蔡邕曰上者尊位所在也。裴駘云司馬遷記事當言帝則依違但言上不敵。已西王冠帶劍。徐廣曰年二十二。○正義曰冠音灌禮記云年二十而冠按年二十一也。長信侯毒作亂而覺矯王御璽。蔡邕曰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玉璽虎鈕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左傳曰季武子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璽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龍虎鈕唯其所好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羣臣莫敢用。○正義曰崔浩云李斯摩和璧作之漢諸帝世傳服之謂傳國璽韋曜吳書云璽方四寸上紐交五龍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漢書云文曰昊天之神皇帝壽昌按二文不同漢

光緒曰七年彗星凡四見而始皇弟長安君反九年彗星凡三見而嫪毐反兩年中見彗星者七可謂極在異事蓋始皇篡位無幾而天固已厭之矣。光緒曰前後二改當與呂不韋此意。

傳合看可作一書元后傳云王莽令王舜逼太后取璽王太后怒投地其角小缺吳志云孫堅入洛掃除漢陵常小說事之醜廟軍於甄官井得璽後歸魏晉懷帝永嘉五年六月帝蒙塵平陽璽入前趙劉聰至東晉成帝咸和四年石勒滅前趙得璽穆帝永和八年石勒爲慕容俊滅漢陽太守戴施入鄴得璽使何融送晉傳宋末傳南齊南齊梁梁傳至天正二年侯景破梁至廣陵北齊將辛術定廣陵得璽送北齊至周建德六年正月平北齊璽入周周傳隋隋傳唐也。及太后璽以發縣卒。正義曰平下同及衛卒官州城西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毒。地理志云斬年宮在雍。○正義曰斬巨衣反括地志云斬年宮在岐故城內。項燕立爲荆王史失其名昌文君亦不知也。戰咸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咸陽故城亦名渭城在雍州北五里今一於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毒等敗走即令國中有生得毒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毒等衛尉竭。漢書百官表曰內史肆佐弋竭。漢書百官表曰秦時少府有佐弋漢武帝改爲攸飛掌弋射者。○正義曰弋音劫。中大夫令齊等。正義曰令力政反中大夫二十人皆梟首。縣首於木上曰梟。○正木上曰車裂以徇滅其宗。正義曰說苑云秦始皇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始皇取毒四梟。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蔡黎其脊諫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乃上諫曰齊客茅焦願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告若不見闕下積死人耶使者問焦焦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冀撲兩梟有不慈之名遷母蒞陽有不孝之行蔡黎諫士有桀紂之治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向秦者王乃自迎太后歸咸陽立茅焦爲傅又爵之上卿括地志云茅焦滄州人也。及其

茅坤曰次定毒之亂如畫。兵變書。增補史記平水。秦始皇本紀。三。鳳文館藏。

按鬼薪即今徒

舍人輕者為鬼薪。應劭曰取薪給宗廟為鬼薪也。如淳曰律說鬼薪作三歲。正義曰言毒舍人罪重者已刑戮輕者罰徒役三歲。及奪

爵遷蜀四千餘家房陵。正義曰括地志云房陵即今房州房陵縣古楚漢中郡地也是巴蜀之境地理志云房陵屬漢中郡在益州

部接東南一千二百一十里也。四月寒凍有死者。正義曰四月建巳之月孟夏寒凍民有死者以

急常寒若孔注云君行楊端和攻衍氏。索隱曰端和秦將衍氏魏邑。○彗星見西

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正義曰衍羊善反在鄭州。

十年相國呂不韋坐嫪毐免桓齮為將軍齊趙來置酒齊

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

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說苑曰始皇帝

立茅焦為傅又爵之上卿太后大喜曰天下九直使敗復居甘泉宮。徐廣曰表云咸陽南宮也。大

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

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人尉繚

來說秦王曰以秦之疆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

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溘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母愛財

董份曰不先記秦政逐太后而遷述茅焦恐太簡按說苑云秦始皇太后不謹幸嫪毐始皇取毒車裂之取兩弟撲殺之取太后遷之咸陽宮下今日以太后事諫者殺而殺之焚殺其春諫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乃上謂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

摸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咸陽有不孝之行朕

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

其計見尉繚九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為人蜂准徐廣曰蜂一作

隆○正義曰蜂字逢反準章九反蜂蠶也高鼻也文穎曰準鼻也長目鷲鳥鷹正義曰鷲鳥鷲鷹

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正義曰易以我反言始皇居險約之時易以謙卑。得志亦輕食人正義曰

得天下之志亦輕易而啖食於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

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為秦國

尉。正義曰若漢太尉大將軍之比也。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

十一年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闕與檇楊。徐廣曰檇音老

在并州○正義曰漢表在清河十三州志云檇陽上黨西北百八十里也。皆并為一軍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

以下。漢書百官表曰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一之秩○正義曰一日得斗粟為料。仕推二人從軍。索隱曰言王翦為將軍中皆歸斗食以下無功

佐史什中唯擇二人令從軍耳。取鄴安陽桓齮將

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葬。索隱曰按不韋飲鴆死其實客數千人竊共葬於洛陽北芒山。其舍人臨

者晉人也逐出之。正義曰臨力禁反臨哭也若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

張之象曰先言從其計後言卒用其

萬金恐陳平行

蓋試始皇耳不若

范蠡之直去也

按高祖以四十

間本此

增補史記評林 卷六

秦始皇本紀 四

鳳文會藏

計言之序也

大刑罰書

張之象曰奪爵遷
遷勿奪爵此上下
顛倒句法也

殺將書

遷正義曰上音時掌反若是秦人哭
臨者奪其官爵遷移於房陵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正義曰若
是秦人不

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

者當是之時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

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在相州臨漳縣
西二十五里又云平陽戰國時屬韓後屬趙殺趙將

扈輒正義曰扈音戶輒
張憐反趙之將軍斬首十萬王之河南正月彗星見東方十月

桓齮攻趙

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正義曰括地志云宜安故城在
常山豪城縣西南二十五里也破之殺其

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正義曰即貝州武城縣外
城是也七國時趙邑韓非使秦秦用李斯

謀留非非死雲陽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城在雍州雲
陽縣西八十里秦始皇甘泉宮在焉韓王請為臣

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地理志云太原
有狼孟縣地動

十六年九月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正義曰假格
雅反守音符初令男子書

年魏獻地於秦秦置麗邑正義曰麗力知反括地志云雍州新豐縣本周時驪戎
邑左傳云晉獻公伐驪戎杜注云在東北新豐縣其後

補方苞曰發卒受
韓南陽地而使內
史為假守也

滅六國書

秦滅之
以為邑

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正義曰韓王安之
九年秦盡滅之以其地

為郡命曰潁川地動華陽太后卒民大饑

十八年徐廣曰巴郡出大人
長二十五丈六尺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正義曰上都上縣
今綏州等是也

下井陘服虔曰山名在常
山今為縣音刑端和將河內羗痗伐趙端和圍邯鄲城

十九年王翦羗痗盡定取趙地正義曰痗
胡罪反東陽得趙王索隱曰趙王遷
也○正義曰趙

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鄲諸

嘗與王生趙時母家有仇怨皆阬之秦王還從太原上郡歸始

皇帝母太后崩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之代自立為代王東

與燕合兵軍上谷大饑

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

解軻以徇正義曰解
紅買反而使王翦辛勝攻燕燕代發兵擊秦軍秦軍

破燕易水之西

按王翦本傳歸
老頰陽
罷名將書
余有丁巳前攻毒
有相國昌平君今

增補已巳平水

卷一

秦始皇本紀

五

鳳文館藏

或坐新鄭反而徙增郁離子曰秦惡楚而善於齊王翦帥師伐楚田璆謂齊王曰蓋救諸齊王曰秦王與吾交善而救楚是絕秦也也鄰克曰楚非秦敵也必亡不如起師以助秦猶可以為德而固其交田璆曰不然秦虎狼也天下之強國六秦已取其四所存者齊與楚耳辟如摘果先近而後遠其所未取者力未至也其能終留之乎今秦豈誠惡楚而愛齊也齊楚若合猶足以敵秦以地言之則楚近而齊遠遠交而近攻秦之宿計也故將伐楚先善齊以絕其援然後真其力

二十一年王賁攻薊正義曰乃益發卒詣王翦軍遂破燕太子軍賁首奔取薊薊城得太子丹之首正義曰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于放反王翦謝病老歸新鄭反正義曰昌平君徙於郢大雨雪于遇反深二尺五寸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降索隱曰魏王假也盡取其地

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疆起之使將擊荆正義曰秦號楚為荆以莊襄王名子楚諱之故言荆也地理志云汝南有平輿縣○正義曰輿音

取陳以南至平輿餘平輿預州縣也楚淮北之地盡入於秦虜荆王索隱曰荆王負

秦王游至郢陳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為荆王友義王諱故稱荆

秦於淮南徐廣曰淮一作江○正義曰昌

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

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正義曰燕王喜之

還攻代虜代王嘉王翦遂定荆江南地正義曰言王翦遂平定楚及

越君正義曰降閉江反楚威王已滅置會稽郡五月天下大酺服虔曰酺音蒲

於楚楚亡齊其能獨存乎諺有之曰攢矢而折之不易也此秦之已效計也楚國朝亡齊必亡亡秦果滅楚而遂伐齊滅之丘濬曰三代建制之大莫大於封建至是掃蕩無餘矣武王承夏商之後分封八百國春秋之世惟餘十二諸侯至于戰國存者僅七而三晉田齊已非初封之舊當是時雖曰氣勢卑陋政令靡雜然而封建之微意猶有一綫之存也至始皇立首滅韓次滅趙滅魏次滅燕楚至是又滅齊嗚呼此開闢以來帝王所以建萬國親諸

族師堂春秋祭酺為人物災害之神蘇林曰陳留俗三月上巳水上飲食為酺○正義曰天下歡樂大飲酒也素既平韓趙魏燕楚五國故天下大酺也

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發兵守其西界正義曰勝音升

秦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索隱曰六國皆滅也十七年得

御史曰正義曰令力政反異日韓王納地效璽正義曰效猶至見

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為善庶

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正義曰質音致

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

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

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漢書鄒陽傳曰越水長沙還舟青陽張晏

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

子丹乃陰令荆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

欲為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

侯之制自是以後永無可復之期矣是蓋世道大變之端也

又曰嗚呼秦至无道也乃能定天下

于孟子不嗜殺人之言無乃不驗乎是不然秦人吞

六國蓋恃其勢力以兼并之也豈

所謂定乎所謂并天下者特為漢主

驅除焉耳曾幾何時勝廣兵起復立

六國盡王諸將天下紛擾民不聊生

卒之定天下于一者乃寬仁大度之

沛公也孰謂孟子之言不驗哉

茅坤曰次六國罪案如掌與項羽定

諸侯而自立西楚霸王約文並宿逸

王世貞曰秦始之日可

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縮御史大夫劫漢書百官表曰御史大夫秦官應劭曰侍御史之率故稱大夫也○索隱曰縮姓王劫姓馮廷尉斯等漢書百官表曰廷尉秦官應劭曰聽獄必實諸朝廷與眾共之兵獄同制故稱廷尉皆曰昔者五

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蔡邕曰陸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立於階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與之言因昇達尊之意也上書亦如法令由一統自上

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正義曰郡人所羣聚也古曰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漢書百官表曰博士秦官掌通古今

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索隱曰按天皇地皇之下即云泰皇當人皇也而封禪書云昔者大帝使素女鼓瑟而悲蓋三皇已前稱泰皇天子自稱曰朕蔡邕曰朕我也古者上下共稱王曰去泰正義曰去音丘呂反著

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蔡邕曰羣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司曰制天子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漢高祖尊父曰太上皇亦放此也制曰朕聞太古有號

母諡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諡法諡法周公所作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

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正義曰音亭傳○索隱曰音張總反傳次也謂五行之德始終相次也漢書郊祀志曰齊人鄒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始皇采之以為周得火德秦

代周德從所不勝正義曰勝申證反秦以周為火德能滅火者水也故稱從其所不勝於秦方今水德之始索隱曰

日封禪書曰秦文公獲黑龍以為水瑞秦皇因自謂為水德也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正義曰周以建子之月為正故其年始用十月朔朝賀為正秦以建亥之月為正故其年始用十月朔朝賀衣服旌節旗皆上黑正義曰旌音精旌音毛旗音其周禮云析羽為旌熊虎為旗旌節者編毛為之以象

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張晏曰水北方

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剛毅戾深

事皆決於法刻削母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索隱曰水主陰陰刑殺故急法刻削

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丞相縮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

增補口日平水

秦始皇本紀

七

增補口日平水

七

增補口日平水

七

增補口日平水

七

增補口日平水

七

增補口日平水

七

增補口日平水

七

增補口日平水

七

增補口日平水

七

臣民不得與焉遂為萬世之定制是亦世變之一初也按太上皇之號肇見于此後世遂用之以為王者之稱除謚法王應麟曰秦皇欲以一至萬新莽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其愚一也漢世祖曰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千歲乎真帝王之言也丘濬曰始皇以古謚法為子議又臣議君故欲除之自我而始世世以數計傳之無窮焉抑豈知死肉未寒而人殺其子僅及再世而天絕其祚萬世之下稱其為無道秦者如出一口初不係謚之有無也

不為置王正義曰為于偽反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正義曰易音以織反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三十六郡者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郡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六郡正義曰風俗通云周制天子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故左傳云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秦始置郡三郡置守尉監漢書百官表曰秦郡守掌治其郡有丞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監御史掌監郡更名民曰黔首應劭曰黔亦黎黑也大酺收天下兵應劭曰古者以銅為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徐廣曰鍾音巨重各千石正義曰漢書五行志云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于臨洮故鍾鐻器鑄而象之謝承後漢書云銅人翁仲其名也三輔舊事云聚天下兵器鑄銅人十二各重二十四萬斤漢世在長樂宮門魏志董卓傳云推破銅人十及銅鑪以鑄小錢關中記云董

又曰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是則三代所建之正法三才之道也秦不師古而以建亥之月為歲首果何統乎抑何所法乎王世貞曰秦王吞誅六雄首采李丞相言焚詩書尊法吏天下頌然而吏是師所存者醫藥卜筮種樹家言耳更視所稱制與金石之銘猶郁鬱爾文也無乃陽春而陰用之耶大議書董份曰雖數語而簡勁雄武有取天下之氣

卓壞銅人十餘徙清門裏魏明帝欲將詣洛載到霸城重不可致後石季龍徙之鄴置廷尉又徙入長安而銷之英雄記云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至董卓而銅人毀也宮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正義曰暨及也東北朝鮮國括地志云高麗治平壤城本漢樂浪郡王險城即古朝鮮也西至臨洮羌中正義曰洮吐高反括地志云臨洮郡即今洮州亦古西羌之地在京西千五百五十一里羌中從臨洮西南芳州扶松府以西並古諸羌地也南至北嚮戶吳都賦曰開北戶以向日劉逵曰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地理志西戶曰南之北戶猶曰北之南戶也徙天下豪富於咸陽縣正義曰塞先代反並白浪反謂靈夏勝等州之北黃河陰山在朔州北塞外從河傍陰山東至遼東築長城為北界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徐廣曰在長安西北漢武時別名渭城南臨渭自雍門以東徐廣曰在咸陽縣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正義曰復音福屬之欲反廟記云北至九變甘泉南至長楊五柞東至河西至汧渭之交東西八百里離宮別館相望屬地木衣綈繡土被朱紫宮人不徙窮年於歸猶不能遍也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正義曰三輔舊事云始皇表河以為秦東門表所以為秦西門表中外殿觀百四十五後宮列女萬餘人氣上衝于天三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正義曰隴西今隴右北地今寧州也出雞頭山正義曰括地志云雞頭山在成州上祿縣東北二十里在京西南九百六十里鄜元云蓋大隴山異名也後漢書隗囂傳云王猛塞雞頭即此也按原州高縣西百里亦有斧頭山在京西北八百里黃帝雞山之所

以公侯伯子男分

過回中焉

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孟康曰回中在北地○正義曰括地志云回中宮在雍州西四十里言始皇欲西巡隴西之北從咸陽向西北出寧州西南行至咸

五十里世及以相

作信宮渭南已

更命信宮為極廟象天極宮廟象天

承蓋非一世矣至

自極廟道通鄠山

作甘泉前殿築甬道應劭曰築

秦始易國以為郡

自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

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漢書賈山傳曰秦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

以為守尉監遂為

極道外築牆天子於中行外人不見

自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

後世不可易之制

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漢書賈山傳曰秦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

自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

自是以後事君者

極吳楚江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

自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

無世祿治民者無

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

山亦名鄒山在兗州鄒縣南二十二里廣穆公改

恒政兵農遂分不

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

山亦名鄒山在兗州鄒縣南二十二里廣穆公改

可復正豈非世道

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

山亦名鄒山在兗州鄒縣南二十二里廣穆公改

大變之端也歟

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

山亦名鄒山在兗州鄒縣南二十二里廣穆公改

王世貞曰譏世卿

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

山亦名鄒山在兗州鄒縣南二十二里廣穆公改

謂其非德舉也獨

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

山亦名鄒山在兗州鄒縣南二十二里廣穆公改

不日世諸侯哉諸

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

山亦名鄒山在兗州鄒縣南二十二里廣穆公改

侯非其暴不易也

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

山亦名鄒山在兗州鄒縣南二十二里廣穆公改

守若令者朝議殿

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

山亦名鄒山在兗州鄒縣南二十二里廣穆公改

而夕以更為能久

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

山亦名鄒山在兗州鄒縣南二十二里廣穆公改

屬民乎哉善矣柳

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

山亦名鄒山在兗州鄒縣南二十二里廣穆公改

生之言曰封建非

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

山亦名鄒山在兗州鄒縣南二十二里廣穆公改

聖人意也勢也

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

山亦名鄒山在兗州鄒縣南二十二里廣穆公改

銷兵書

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

山亦名鄒山在兗州鄒縣南二十二里廣穆公改

更制書

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

山亦名鄒山在兗州鄒縣南二十二里廣穆公改

呂祖謙曰此乃帝

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

山亦名鄒山在兗州鄒縣南二十二里廣穆公改

王初政之常秦猶

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

山亦名鄒山在兗州鄒縣南二十二里廣穆公改

沿而行之後世鮮

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

山亦名鄒山在兗州鄒縣南二十二里廣穆公改

或舉之矣

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

山亦名鄒山在兗州鄒縣南二十二里廣穆公改

封城書

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

山亦名鄒山在兗州鄒縣南二十二里廣穆公改

徙家富書

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

山亦名鄒山在兗州鄒縣南二十二里廣穆公改

按後世從民實

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

山亦名鄒山在兗州鄒縣南二十二里廣穆公改

京師始此

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

山亦名鄒山在兗州鄒縣南二十二里廣穆公改

寫宮室書

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

山亦名鄒山在兗州鄒縣南二十二里廣穆公改

始滅六國寫其官

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

山亦名鄒山在兗州鄒縣南二十二里廣穆公改

室作之咸陽然各

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

山亦名鄒山在兗州鄒縣南二十二里廣穆公改

按始皇并天下 凡五巡行 丘濟曰有虞之時 五年一巡守周十 有二年王乃時巡 所以省方觀民非 以為遊樂也始皇 頻年出行遊蕩無 度今年巡隴西明 淮浮江直至沙丘 崩而後已嗚呼假 望拱省方之說以 濟其流亡之欲卒 至于民怨盜起覆 祚殞身曾不旋踵 噫

封太山梁父刻 石書 光緒曰按秦始皇 皇封松為五大 夫李誠之咏松 云半依崑崙倚 雲端獨立亭亭 耐歲寒一事類 為清即景秦時

諸城縣東南百七十里有琅邪臺越王勾踐觀臺也臺西北十里有琅邪故吳越春秋云越王 勾踐二十五年徙都琅邪立觀臺以望東海遂號令秦晉齊楚以尊輔周室歃血盟即勾踐起 臺處括地志云琅邪山在密州諸城縣東南百四十里始皇立層臺於山 上謂之琅邪臺孤立衆山之巔秦王樂之留三月立石山上頌秦德也 復十二歲 正 曰復音福復三萬戶徙 臺下者今琅邪臺 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曰 索隱曰二 句為韻 維

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 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 反卒子忽反 事已大畢 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 搏心揖志 如索隱曰搏古專字左傳云 器械一量 外成曰械戈予予戟之屬量者 同度量 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 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 猶歷也經界也 憂恤黔首朝夕 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 音避 方伯分職諸治經易 正義曰易音以 職治所理 常在平易 舉錯必當莫不如畫 理齊整分明若畫無邪惡 皇帝之明臨察 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 正義曰音 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 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 正義曰辟 正亦反 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

曾作大夫官夫 松本無知之物 一為蘇秦之寵 所染猶不免萬 世之包彈矧士 大夫其於進退 辭受之際可苟 哉 楊慎曰老子明道 若味章皆三句為 韻李斯刻石文體 亦有所祖也 又曰諸銘直致無 華采頗雜以吏牘 自是秦時二樣文 字 王維慎曰秦文字 質直而簡核如此 時李斯所撰嶧山 碑三句始下一韻 是采芭第二章法 琅邪臺銘一句一 韻三句一換是老 子明道若味章法 按古者帝在而

增補已巳平水 卷六 秦始皇本紀 十 鳳文館藏

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 黔首安寧不用兵革 正義曰 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 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 正義曰解 見夏紀 南盡北戶東有 東海北過大夏 索隱曰協韻音戶下無不臣者音堵澤及牛馬音楮 正義曰杜 預云大夏太原晉陽縣按在今并州遷實沉於大夏主參即此也 人 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 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 王離 張晏曰列侯者 見序例 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 索隱曰爵里於 列侯之類 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 索隱曰隗 姓隗名有 本作狀者非類之推云隋開皇初京師穿地得鐵秤權有銘云始皇時量器丞相隗狀王縮二 八列名其作狀貌之字時令校寫親所按驗王劭亦云然斯遠古之證也 正義曰隗音五罪 反 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 正義曰音 從與議於海上曰 正義曰從才用反與音預音王離以下十人從始皇咸與始皇議 功德於海上立石於琅邪臺下十人名字並刻頌此頌前後序兩 句為韻此 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 正義曰過音戈 諸侯各守其封域或 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

云遺詔 按凡用五韻每 韻以皇帝起 神方苞曰嶧山碑 頌尚簡直無過諛 之辭此頌則妄言 侮聖以諛其君故 備載與議者之名 以見其敢為不義 不可沒也

按楊慎云博音 輒從心從專與 博不同博音下 從下從專 按書計也如畫 如其計畫也

補方苞曰後世碑 銘有序本此此載 群臣之議故繫後 後世叙列時君事 跡故以冠於前而 私家之碑銘或焉 皆法以義起而不 可易者又泰山石 刻無後語者封祠 祀天不敢列群臣

名爵也下諸銘無 後語者舉一以例 其餘也 增宛委餘篇云秦 雖廢封建而功臣 亦有一二封侯者 見於嶧山之眾諸 碑可攷凡列侯倫 侯二等如王離王 賈之類列於右丞 相去疾上 補方苞曰倫侯昌 武侯成獨不著姓 疑秦同姓 王維禎曰倫類也 亦列侯之類列侯 倫侯五大夫各隨 入註不厭煩贅若 後人為之則省矣 楊慎曰秦之眾刻 石去姓稱名後世 遂多不知姓而歷 代或多效之惑矣 如漢書注稱臣璉 後人亦遂其姓何 吝書此一字耶

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正義曰言五帝三王假借鬼神之威以欺服遠方之民若莫弘之比也欺遠方實不稱名正義曰稱尺證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既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正義曰

祀志云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蓋曾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白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患且至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僊八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

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正義曰括地志云宣洲在東海中秦始皇使徐數萬家至今洲上人有至會稽市易者始皇還過彭城正義曰彭城徐州所理縣也州

陸終第三子曰參鏗封於彭為商伯外傳云殷末滅彭祖氏齊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

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正義曰括地志云衡山一名岨嶽山在衡州湘潭縣西四十一里岨音句嶽音僕南

郡正義曰今荆州也言欲向衡山浮江至湘山祠正義曰括地志云黃陵廟在岳州湘陰縣北五十七里舜二妃之神二妃塚在湘陰北一百六十里青草山上盛弘之荆州記云青草湖南有青草山湖因山名焉列女傳云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間因葬焉按湘山者乃青草山山近湘水廟在山南

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

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楮其山正義曰楮音者

上自南郡由武關歸應劭曰武關秦南關通南陽文穎曰武關在浙西百七十里弘農界○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春秋時少習也杜預云習商縣武關也

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狼沙中地理志云河南陽武縣有博狼沙○正義曰狼音浪為盜

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眾刻石其辭曰索隱曰三句為韻

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正義曰中音仲古者帝王巡狩常以中月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

登之眾臨照于海從臣嘉觀正義曰從才用反觀音瑄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

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正義曰必亦反貪戾無厭正義曰於廉反虐殺不已皇帝哀眾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燁旁達徐廣曰燁充善反莫不賓服烹滅疆暴振

趙簡子伐衛誓師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都杜氏註曰千里百縣縣有四郡當是時縣蓋統郡也按堯分天下為九州舜益為十二州禹復為九州其所統者五等之國耳自諸侯并兼地日益以大而始有郡縣之名秦孝公命商鞅分秦地為四十一縣後并天下罷侯置守凡三十六郡而郡始改而統縣矣此又不可不知

之中字字由承順聖意索隱曰協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東觀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采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菑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索隱曰息協音銅基反故國語范蠡曰得時不怠時不再來亦以意與時為韻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祗誦聖烈請刻之采旋遂之琅邪道上黨入索隱曰道猶從也

三十年無事

三十二年徐廣曰使黔首自實田也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太原真人茅盈內紀曰始皇三十二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蒙乃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升天先是其邑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秦清時下玄州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身若學之曠嘉平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父老具對此仙人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欣然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索隱曰廣雅曰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亦曰臘秦更曰嘉平蓋應歌謠之詞而改從殷號也道

後人讀市作市塵字故疑福為別名也

光緒曰并州戲作漢書謚云齊人欲上山秦帝欲上天假令天可上地下少入烟是但語而情致甚饒令秦皇漢武觀之可博一笑

楊慎曰史何以書鼎入秦也秦耻不得鼎而詭書史因之不改也事有若實而妄者秦得周鼎也若有若實而實者鼎入泗水也舒雅曰威烈王時九鼎震者淪之兆也鼎神物也既能震動則沒入水理也宋太丘社亡亡者自亡也社能自亡則鼎能自沒

羊始皇為微行咸陽張晏曰若微賤之所為故曰微行也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地理志云渭城縣有蘭池宮○正義曰括地志云蘭池在咸陽縣界秦記云始皇都長安引渭水為池築為蓬瀛刻石為蘭池二百丈逢盜之處也見窘

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韋昭曰羨門古仙人○正義曰此一煩語遂興

刻碣石門徐廣曰一作盟壞城郭決通隄防其辭曰正義曰此一煩語遂興

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徐廣曰復一作優○正義曰復音福言秦以武道令無罪失故復除之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正義曰隨音許規反壞音怪墮毀也壞拆也言始皇毀斥關東諸侯舊城郭也夫自頽曰壞音戶怪反

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正義曰音迨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竝來田徐廣曰久一作

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

無疑使鼎誠在秦
則始皇必不使人
沒水而求之也秦
所鑄金人靈爽少
矣猶能潛然淚下
于將徒况神禹之
鼎乎神劍猶能躍
入平津之水湛盧
猶能飛去楚國鼎
不為秦用明矣
盜竊書
王維楨曰此古今
一快何為書盜
按二銘亦每韻
以皇帝起
登之果刻石豎之
而仆如是者三始
皇怒鞭之石盡出
血今之果山石盡
赤相傳以為始皇
鞭之云至始皇三
十六年庚戌夜石
自起立為人言曰
三人未來來焉已
故居旁人聞之而

還正義曰使音所吏反以鬼神事因秦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鄭玄曰胡胡文秦二世名也秦見圖

南地正義曰今靈夏勝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

三十二年發諸嘗連亡人贅婿贊曰贅謂居窮有子使就其婦家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

地正義曰嶺南之人多處山為桂林韋昭曰今鬱林是也象郡韋昭曰南方之人其性陸梁故曰陸梁

南海正義曰即廣州以適遣戍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

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正義曰高闕山名在五原北兩山相對若闕其

中築亭障呂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索隱曰徙有罪而謫之以實初縣即

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正義曰謂成五嶺是也故漢七科謫亦因於秦始皇

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正義曰射音夜漢書

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

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

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

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

輔拂正義曰補筆反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

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陛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

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

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

也異時諸侯竝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

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正義曰今力性反辟音避今諸生不師今而學

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

不辭其說後二十

七年始皇出游道

經之采病甚至沙

丘而崩乃始悟其

說三人未者乃秦

字言秦始皇來此

而將死也此與讀

瀉池君之說相似

然亦只兩月間觀

此兩異事

無事書

按太原諸歌為

七言古詩之宜

微行書

光緒曰始皇二

十九年子房令

力士狙擊始皇

士子意者民欲亡秦而故假手於子房乎意者縱容以擊交保護以不死乎意者豈其來而悲其晚雖索而獲之亦繼而去之乎故博浪誤中蘭池見驚吾不白力士而曰秦民何者擊雖力士而所以容其擊者誠秦民惡始皇之督悍而幸其中也

按秦平疑是秦字方叶韻

楊慎曰請刻此石按古碑文作刻此石後人不解樂石之義乃妄改之

唐封演云樂石謂以泗濱浮磬作碑也

丘濬曰夷狄入寇

能一是以諸侯竝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徐廣曰私一作知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正義曰夸口瓜反異取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謠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弃市應劭曰禁民聚語畏其謗已○正義曰偶對也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如淳曰律說論

決為鉗錘輸邊築長城書曰同

處虜夜暮築長城城旦四歲也

法令徐廣曰一無法以吏為師制曰可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地理志云五原郡有九原縣徐廣曰表云道九原通甘泉塹山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

不得已伐之可也

始皇信盧生以秦者胡之讖而興元名之師嗚呼豈所謂不得已哉

贖兵書

按後世邊多亭障本此

丘濬曰長城之築非獨始皇自昭王時已築于隴西趙自代王亦築於陰山下蓋天以山川險阻限華夷補其不足似不為過然內政不修而區區于外侮之禦以至竭天下之力亦愚矣雖然更繼秦者皆因其已成之勢而世加修補之功安知天下後世不類之以界限華夷哉

直諫書

按聖賢辭輔錄

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正義曰房自郎反括地志云秦阿房宮亦曰阿城在雍州長安縣西北二十四里按宮在上林苑中雍州郭城西南面即阿房宮城東面也顏師古云阿近也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索隱曰此以其形名宮也言其宮四阿旁廣也故云下可建五丈之旗也阿房後為宮名○正義曰三輔舊事云阿房宮東西三里南北五百步庭中可受萬人又鑄銅人十二於宮前阿房宮以悉石為門阿房宮之北關門也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巔以為闕為復道自阿房渡滑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索隱曰謂為復道渡渭屬咸陽象天文閣道絕漢抵營室也天官書曰天極紫宮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

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正義曰餘刑見於市朝宮刑一百日隱於陰室養之乃可故曰隱宮下營室是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正義曰麗音離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

云趙襄子范昭子智襄子荀文子魏襄子韓簡子此六族者世為晉卿並有功名實弱晉國陸瑞蒙曰當此時亦知下其議始皇未嘗拒諫也上秦者李斯耳唐順之曰此秦宜入李斯傳中楊慎曰秦焚書坑儒起于李斯乎斯之先固有為此說于秦者韓非是也非之言曰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講談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又妄非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此與斯所言是古非今若公符節作備有乃韓非罪斯也凡為

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正義曰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願上所居宮母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鍾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宮徐廣曰在好時○正山九里秦始皇起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羣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宮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為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上樂以刑殺為威正義曰樂天下畏罪持錄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囁伏謾欺以取容秦

異說者一則駭再則習始則疑終則行矣何孟春曰商鞅在秦孝公時論人不可多學為士人妨廢耕戰至始皇遂有焚書坑儒之事此事蓋不獨出于李斯也荀卿論法後王在審其所貴其言曰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其徒李斯相秦事不師古而是古非今者有辟此其禍水之源也王應麟曰諸語燔書秦欲愚其民而不能愚陳涉指鹿東蒲高欲愚其君而不能愚子嬰按且起行治城

法不得兼方徐廣曰一云并力○正義曰言秦施法不得兼方者今民之有方伎不得兼兩齊試不驗輒賜死言法酷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石百二十斤○正義曰衡秤衡也言表棧奏請釋取一石日夜有程期不滿意日夜有呈不中呈正義曰中不得休息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徐廣曰一云欲以練求今聞韓眾去正義曰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徐廣曰一作問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徐廣曰表云徙於北河榆中耐徙二處拜爵一級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

為城旦
兼都豐鎬亦以見
已宮殿之少
修宮室書
濫刑書
按麗附麗也附
城麗邑
籍口書
茅坤曰秦無道
數言已盡
光緒曰按秦焚
滅經籍坑戮儒
生其說有二曰
愧曰畏愧則愧
其議已也畏則
畏其害已又曰
詩書百家之語
在人間者焚之
其在博士官者
存之蓋亦知其
本不可廢也罷
侯置守者私其
土地於已也焚
書而獨存博士
官者又欲私其

上縣東南五十里
秦之上郡城也

為城旦

兼都豐鎬亦以見

已宮殿之少

修宮室書

濫刑書

按麗附麗也附

城麗邑

籍口書

茅坤曰秦無道

數言已盡

光緒曰按秦焚

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正義曰：括地志云：上郡故城在綏州。

三十六年，蒙恬守心，有隄星下東郡，至地為石。徐廣曰：表云：石畫隕。黔首或

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

石刃，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為仙真人詩，及

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誦弦之。正義曰：傳逐變。秋，使者從關東夜過

華陰平舒道。正義曰：括地志云：平舒故城在華州華陰縣西北六里。水經注云：渭水又

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高池君。服虔曰：水神也。張晏曰：武

王伐商，故神云：始皇荒淫，若約矣。今亦可伐也。孟康曰：長安西南有高池。○索隱曰：按服虔

告也。○正義曰：遠度李反。高湖老反。括地志云：高水源自雍州長安縣西北高池，鄠元注水經

云：高水承高池北流，入渭。今按高池水流入來通渠，蓋鄠元誤矣。張晏云：武王居高池，君則

武王也。伐商，故神云：始皇荒淫，若約矣。今亦可伐也。孟康曰：長安西南有高池。○索隱曰：按服虔

淫若約矣。今武王可伐矣。因言曰：今年祖龍死。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

人之先也。應劭曰：祖，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

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

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

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正義曰：謂北河勝州也。榆中即

以應卦，拜爵一級。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

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

山。正義曰：括地志云：九疑山在永州興縣東南一百里。皇覽家墓記云：舜

一家在零陵郡營浦縣九疑山。言始皇至雲夢望祭虞舜於九疑山也。浮江下觀

籍柯渡海渚。正義曰：括地志云：舒州周安縣東。按過丹陽，正義曰：括地志云：丹陽

南五里。秦兼并天，至錢唐。正義曰：錢唐，今臨浙江，晉灼曰：江水至會稽

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索隱曰：三句為韻

其文曰：正義曰：此二頌三句為韻。其碑見在會稽山上。其文及書

字內德惠修長。索隱曰：修亦長也。重文耳。王劭按：張微三十有七年，親巡天

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原事

經術于已也主
相之心務欲滅
峻法律以威天
下而使之莫守
毒豈知墮秦七
廟而具斯五刑
者非詩書也乃
秦之法律也
教英曰：秦始皇坑
儒說者謂說為陷
阱而殺之愚以為
坑者只是掩其不
知而加害也非真
掘土而為坑也不
然曰：起坑降卒四
十萬于長平，項羽
坑降卒二十萬于
新安，設使掘土為
坑，若是其廣大，彼
降卒寧不知之又
寧肯帖然束手而
就死乎
按漢書五行志
云：石陰類也。陰
持高節，臣將危

增補史記平本卷六秦始皇本紀十六

君趙高李斯之象也始皇不畏其旁民而燔燒其石是歲始皇死後三年秦滅劉勰曰秦皇滅藉亦造仙詩董份曰傳令者始皇令所游天下相傳而絃歌也余有丁曰按游徒是巡遊為次年出遊張本何孟春曰張世南游宦紀聞退之孔戮志銘云孔世三十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按說文廿而集反二十并也卅先合反三十并也卅先立反四十并也退之自謂識字故用之為四字銘今刊正書者政三十八非是按始

迹追首高明索隱曰今檢會稽刻石文首字作道雅符人情也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正義曰作彰音章碑文作畫璋也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傲正義曰碑文作率眾自疆猛率眾自疆正義曰間紀寬反以事合從正義曰合音行為辟方正義曰行下孟反辟內飾詐謀索隱曰刻石文詐亦反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徐廣曰省一作殄熄暴悖徐廣曰熄音息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徐廣曰省一作被澤無疆皇帝并字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徐廣曰省一作各載其名貴賤竝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徐廣曰省一作浮洗男女絜誠夫為寄猥索隱曰猥杜猪也言夫淫他室殺之無罪男秉索隱曰猥杜猪也言夫淫他室義程妻為逃嫁正義曰謂棄夫子不得母正義曰言妻棄夫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正義曰力呈黔首脩潔人樂同則正義曰樂音岳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

皇碑三十有七年或謂句皆四字而此獨多一字非是宜從卅七為是亦是也余有丁曰按省字或作青字轉而作省左傳所謂一青掩大德謂過失也康海曰子不得母言子不得以為母也非失母之謂也唐順之曰此細叙見始皇之愚

輿舟不傾從臣誦烈正義曰從音才用反烈美也所請刻此石光垂休銘還過吳從江乘渡地理志云丹陽有江乘縣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鯨魚所苦正義曰鯨音交苦音苦故反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侯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正義曰即山弗見至之不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徐廣曰渡河而西始皇惡言死

茅坤曰始皇崩本末特詳斯傳中故于此略

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伏儼曰主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徐廣曰年五十沙丘去長安二千餘里趙有沙丘宮在鉅鹿或靈王之死處

不知何一男子
自謂秦始皇上
我之堂踞我之
牀顛倒我衣裳
至沙丘而亡其
後秦王兼吞天
下號始皇巡狩
至魯觀孔子宅
乃至沙丘道病
而崩
邵實曰當是時史
有如董狐者當何
如書無亦曰胡亥
弑太子扶蘇穿弑
而盾首惡盾與聞
焉耳矣斯高矯詔
之謀亥實聽之非
弑而何亥不所斯
高未必能行也亥
之听利害惑之也
自古弑君父孰非
惑于利害者
李夢陽曰扶蘇殺
而秦滅季札藏而
吳亂天之意非為
扶蘇札以滅秦而

正義曰括地志云沙丘臺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又云平鄉縣東北四十里按始皇崩在沙丘之宮平臺之中邢州去京一千六百五十里
崩在外正義曰為于偽反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棺載輜
涼車中正義曰棺音館又古患反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
者輒從輜涼車中可其奏事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
人知上死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
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
正義曰去丘呂反而更詐為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為太子
更為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正義曰數音色具反共賜死語具在李斯
傳中行遂從井陘抵九原徐廣曰在常山○正義曰抵丁禮反抵至也從沙丘至勝州三千里會暑上輜車
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正義曰鮑白卯反以亂其臭行從直道至
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為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鄜山始皇
初即位穿治鄜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
下銅而致椁徐廣曰一作銅錮鑄塞○正義曰顏師古云三重之泉言至水也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

亂吳也
按釋名云鮑魚
腐魚也埋藏使
不腐臭也
修葬書
凌約言曰始皇營
葬極其機巧以圖
不泯未幾而銷鑠
無遺太史公叙其
事如目擊然豈徒
修其盛哉固以彰
其愚亦怪其無善
後策耳
殉葬書
凌約言曰按此紀
逐年叙先叙災異
凡十書見秦祚將
亡之兆也後叙立
石頌德凡六書見
秦皇驕矜之極也
龐參書

滿之正義曰言家內作宮觀及百官位次奇器珍怪徙滿家中賊才浪反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
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正義曰灌音館輸音戊上具天文下
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徐廣曰人魚似鮎四脚○正義曰廣志云鮎魚聲如小兒啼有四足形如鮎可以治牛出伊水異物志云人魚似人形長尺餘不堪食皮利於鮫魚鋸材木入項上有小穿氣從中出秦始皇家中以人魚膏為燭即此魚也出東海中今台州有之按今帝王用漆燈家中則火不滅度不滅
者久之正義曰度音田洛反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
死死其甚眾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
事畢已藏閉中羨正義曰音延下同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
出者樹草水以象山皇覽曰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餘○正義曰關中記云始皇陵在驪山泉本北流障使東西流有土無石取大石於渭山諸雍州新豐縣西南十里

二世皇帝元年二十一年徐廣曰表云十月趙高為郎中令漢書百官表曰秦官
任官殿任用事二世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
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
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正義曰軼徒結反今始皇為極廟四海之內皆獻

按刻石辭云皇
帝立國維初在
昔嗣世稱王討
伐亂逆威動四
極武義直方我
臣奉詔經時不
久滅六暴強壯
有六年上薦高
號孝道顯明既
獻泰成乃降專
惠親巡遠方登
于嶧山羣臣從

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正義曰於用反西雍在咸陽西今岐州雍縣故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
軼毀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為帝者祖廟皇
帝復自稱朕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
帝巡行郡縣以示彊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毋以臣
畜天下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
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正義曰著以章先帝成功
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
不稱始皇帝正義曰稱其於久遠也正義曰二世言始滅六國威振古今自五
帝三王未及既已襲位而見金石盡刻其
矣臣昧死請制曰可遂至遼東而還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申
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彊及諸公子必與我

者威思彼長道
念亂世分土建
邦以開事理攻
戰日作流血于
野自太古始世
元萬數地及五
帝莫能禁止迺
今皇帝一家天
下兵不復起災
害滅除黔首康
定利澤長久羣
臣誦累刻此樂
石以著經紀
茅坤曰高僧嚴刑
以立威而擅權
王維慎曰自古奸
邪誤國攬權類用
此術
按少字當作去
聲如三少之少
謂次等近侍之
官
一本上散郎作
議郎
丘濬曰諸公子為
胡亥所殺卒之胡

爭為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
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
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
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
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毋
疑即羣臣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
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
過連逮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索隱曰逮訓及也謂連及俱被捕故云連逮少
又有左右三將謂郎中車郎戶郎而六公子戮死於杜公子將閻昆弟
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閻曰公子不臣罪
當死吏致法焉將閻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
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
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閻乃仰天大呼

亥亦不免焉實秦
累世殺人之報也

楊循吉曰二世即
位誅大臣及諸公
子致宗室振恐復
作阿房宮致咸陽
三百里內不得食
暴虐益熾愈速諸
侯兵矣太史公叙
勝等起兵在用法
益深刻句後有深
意在
丘濬曰此天下叛
秦之始秦之禍生
靈極矣於是乎天
下之民不勝憤怨

起而為兵當是時
稱王以復六國之
後者非止一勝獨
書勝者勝其倡也
增黃洪憲曰係此
數語於末若無要
緊實以見陳勝首
事亂者四起秦之
所以亡也

凌約言曰叙章前
擊盜而有序

茅坤曰自古權臣
必杜天下之口而
后可以固寵
光緒曰趙高此

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

羣臣諫者以為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四月二世還至

咸陽曰先帝為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為室堂未就會上崩

罷其作者復土鄜山正義曰謂出土為陵既成還復其土故言復土鄜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

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

盡徵其材十五萬人正義曰謂材官職張之士為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

當食者多正義曰謂材士及狗馬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藁正義曰度田洛反下

益刻深七月戌卒陳勝等反故荆地為張楚正義曰勝音升李奇曰張大楚國也勝

自立為楚王居陳遣諸將徇地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

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立為侯王合從西鄉名為伐秦不可

勝數也謁者使東方來漢書百官表曰謁者秦官掌實贊受事以反者聞二世二世怒

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羣盜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

上悅武臣自立為趙王魏咎為魏王田儼為齊王服虔曰儼音負擔沛公

起沛項梁舉兵會稽郡

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戲應劭曰戲弘農湖西界孟康曰水名今戲亭是也蘇林曰邑名在新豐東南三

十里正義曰戲音許宜反括地志云戲水源自雍州新豐縣西南驪山水經注云戲水出驪山馮公谷東北流今新豐縣東北十一里戲水當官道即至處兵數十萬

二世大驚與羣臣謀曰奈何少府章邯曰漢書百官表曰少府秦官應劭曰掌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

以給私養自別為賊少者小也盜已至衆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鄜山徒多

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

而走遂殺章曹陽音灼曰亭名在弘農東十三里魏武帝改曰好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曹陽故亭一名好陽亭在陝州桃林縣東南十四里即章邯

殺周文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殺陳勝城父正義曰城父音甫括地志云城父臺州所理縣滅魏咎臨濟正義曰今濟州縣楚

地盜名將已死章邯乃北渡河擊趙王歇等於鉅鹿正義曰括地志云邢州平鄉縣

趙王歇即此城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羣臣不敢為非

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

說逆節已萌蓋欲人不聞聲則必令深居禁中既深居禁中前後左右無一人權在我矣順我則後逆我則仇即有弒逆誰知之者高誠計及此耳觀閭樂弒一世時旁有宦者一人侍可見楊慎曰諫辭不滿五十字而寇亂之盛虐政之弊及所以救之者皆具按采椽謂取水為椽不削刻余有丁曰按穀當作猶義訓謂粗公羊傳曰椽者曰侵精者曰伐粗對精字互舉是也

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索隱曰言天子常處禁中臣下屬望視不見其形也於是二世常居禁中。蔡邕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與高決諸事其後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毋已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羣盜竝起秦發兵誅擊所殺已甚眾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正義曰省上反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索隱曰采木名刮音括茅茨不翦飯土墼。徐廣曰呂靜曰飯器謂之蓋○索隱曰如字一音鑊不作蓋雖監門之養。正義曰以讓反不穀於此。索隱曰謂監門之卒養即卒也有廝養卒音學謂盡也又古學反○正義曰又苦角反爾雅云穀盡也禹言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土墼監門之人供養亦不盡此之味陋也禹鑿龍門通大夏。正義曰括地志云大夏今并州晉陽及汾絳等州是昔高辛氏子實沈居之西近河言禹鑿龍門河水道得大通并州之地不滙溢也決河亭水。正義曰亭平也又云決亭應之水放之海身自持築甬。正義曰甬音初治反築甬甬也甬音初治反築甬甬也甬音初治反脛毋毛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正義曰烈美也言臣虜之勞猶不美於此矣又烈酷也禹鑿龍門通大夏道決黃河臣奴虜之勤勞不酷烈於此辛苦矣凡所為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

董份曰李斯傳叙二世此語為問故斯阿意答之此叙語同而乃以為詰責之辭何也王維損曰去疾劫猶知不辱斯可謂無耻甚至卒亦不免

楊循吉曰有功亦誅一句原陳餘遺耶書中語此一時事太史公欲約其

重明法。正義曰重直拱反下不敢為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朕尊萬乘母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充吾號名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正義曰音竟作官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羣盜竝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為是上母以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正義曰為于偽反何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囚。正義曰卒子律反囚在由反謂禁錮也就五刑。三年章邯等將其卒圍鉅鹿楚上將軍項羽將楚卒往救鉅鹿冬趙高為丞相竟案李斯殺之夏章邯等戰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項羽急擊秦軍虜王離邯等遂以兵降諸侯八月己亥。除廣曰提始叛一作卯趙高

能勝高及妬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語且以見陳餘等而意亦同也參羽紀此段觀之而伸縮之妙見矣元稹曰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詐宦之戮人也而傳之以殘忍狀賊之術且且恣睢天下以為莫見其面以為尊是以天下之人未盡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禽獸矣何大復曰趙高欲專制恐羣臣有言先指鹿為馬諸臣莫敢言馬者陳涉起山東二世召博士諸生問之皆莫敢言叔孫通乃詭對而出逃夫二世

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毋能為也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前章邯等軍數却上書請益助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為王自關以東大氐盡畔秦吏正義曰氏丁禮反猶畧也應諸侯諸侯咸率其眾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為祟正義曰二世乃齋於望夷宮張晏曰望夷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故亭處是也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正義曰括地志云秦望夷宮在雍州咸陽縣東南八里張晏云臨涇水作之望北夷欲祠涇沈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使郎中令為內應徐廣曰一云郎中令趙成詐為有六賊令樂召

弗明不能用直臣而蔽于讒人故內以逐邪臣而外以資敵國也王莽曰趙高弒二世與子嬰殺高叙事之妙當細玩補方苞曰使郎中令為內應與李斯傳異蓋傳聞不一無所據以徵其信故並存而不廢也陳沂曰趙高使樂弒二世即二世使使殺其弟者也叙事與前當參看張之象曰此數言痛為人君拒諫者之戒

吏發卒追劫樂毋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盧設卒甚謹西京賦曰微道外周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關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蔡邕曰羣臣士庶相與言曰殿下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

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為帝不可宜為
 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
 宜春苑中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
 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羣臣誅之乃詳以義立我我聞
 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
 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
 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
 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為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
 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應劭曰霸水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古者滋水秦穆公更名霸水使人約降
 子嬰子嬰即係頸以組白馬素車應劭曰組者天子散也係頸者言欲自殺也素車白馬喪人之服也奉天
 子璽符降軹道旁徐廣曰在霸陵駟索蘇林曰亭名在長安東十三里沛公遂入咸陽封宮室府
 庫還軍霸上居月餘諸侯兵至項籍為從長索隱曰謂合關東為從長也殺子
 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收其珍寶

光緒曰子嬰非為二世報仇乃自全之策此舉差快人意

茅坤曰以下附項羽之慘作秦紀尾

貨財諸侯共分之滅秦之後各分其地為三名曰雍王塞王翟
 王號曰三秦項羽為西楚霸王命分天下王諸侯秦竟滅矣
 後五年天下定於漢

王維積曰太史公總斷用實證過秦論全文但字眼略為裁換耳原論上下二篇今更實前公至罪也是上篇自秦并至安矣是下篇後斷自秦并海內至過也是下篇前段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勳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
 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于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
 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
 乎賈生推言之也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
 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眾數百奮臂大呼不
 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徐廣曰耰田器音憂○索隱曰徐以耰為田器非也孟康以耰為鋤柄蓋得其近也望屋而食
 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
 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竝起豪俊相立鳴冠子曰德萬人者謂之俊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眾要市於

柯維騏曰按漢書

臣田儆魏約之屬

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眾要市於

秦始皇本紀

二十三

鳳文館藏

梁昭明太子所集
文選亦只依漢書
獨真西山依史記
編次為三段嘗考
誼書列為上下篇
又本列為上中下
三篇與真氏同獨
次第不同耳秦并
兼諸侯至而社稷
安矣為下篇蓋論
秦之君臣異心子
嬰不鑒始皇二世
覆轍之害孤立先
輔非所以救敗也
秦孝公據崤函之
固至攻守之勢異
也為上篇蓋論始
皇襲先世強大之
業仁義不施不再
傳而人非所以守
國也秦并海內至
二世之過也為中
篇蓋論秦民嚮風
望治二世不能正
先帝之過重之以
无道非所以正傾

外索隱曰此評失也章邯之降由趙高用事不信任軍將一則恐誅二則楚兵既盛王離見虜遂降耳非三軍要市於外以求封明矣以謀其上羣臣
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
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
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
君常為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
而攻秦矣當此之世本世作時賢智竝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
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
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徐
匹夫以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
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
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為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

也論始皇故為上
篇論二世故為中
篇論子嬰故為下
篇
增黃曰豈勇力
三句與上豈世世
二句遙對
按名字與實字
相喚應
增李廷機曰其救
敗非也句此篇綱
領
凌約言曰賈太傅
既云孤立無親危
弱無輔已重為子
嬰惜矣又云三主
惑而終身不悟毋
乃責之過乎王文
恪評過秦論云未
及刑定意或在此
增李廷機曰當此
時段承上文准水
其所以亡者由于
增又曰先王知啟
承上文雍蔽而以

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
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亾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
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
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
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
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
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疆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
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
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
得其道索隱曰置誼書五作王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竝失故不長久由此
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
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
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

周秦及覆相較辨其安危之相去云增又曰野諺曰摠括前意社稷安字與上安危之統字字應

據殺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自北至之心一詞讀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張晏曰括括囊也言其能與上句相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索隱曰商君衛公孫鞅仕秦為左庶長遂為秦連衡高誘曰合關東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從道之秦故曰連衡也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漢書音義曰締結也相與為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索隱曰言孟嘗等四君皆為其國共相約結為從以離散秦之橫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索隱曰六國者韓魏趙燕楚齊是也與秦為七前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徐廣曰越一作經或自別有此八賈誼作寧越徐尚未詳蘇秦東周洛陽人呂氏春秋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高誘曰杜赫周人也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

相應補方苞曰士言六國齊楚燕趙韓魏之臣師言九國宋衛中山亦間以師從六國也余有丁曰戰國策樓緩曾相秦按九國者謂六國之外有宋衛中山

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索隱曰戰國策齊明東周臣後仕秦楚及韓周最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索隱曰吳起衛人事魏文侯為將孫臏孫武之後也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二人皆天下之豪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眾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徐廣曰鹵猶也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服弱國入朝廷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將襄王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徐廣曰拊拍也音府一作稿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章昭曰越有百邑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

增李廷機曰秦昭襄五十二年滅西周莊襄元年滅東周則吞二周非始皇事

增補史記評林 卷六 秦始皇本紀 二十五 鳳文官 歲

按此言事定威振始廢古道自立其業

林希元曰以弱黔首之民管到上以

到上斬華為城而誰何管到上良將

動管此古人文法亦道不到

林希元曰此言陳涉起事下歷言其人正所以討秦耳

按仲尼墨翟並言此誼未聞道處

李廷機曰自篇首至此直叙歷代興亡且未着議論

按師古云景從如影之隨形也

敢讐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應劭曰壞堅城恐人復阻以害己也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為

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為城徐廣曰斬一作踐駟案服虔曰斷華山為城○索隱曰踐亦出賈本論又崔浩云踐登也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

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如淳曰何猶問也○索隱曰崔浩云何或為阿漢舊儀宿衛郎官分五夜誰呵呵夜行者誰也何呵字同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

里索隱曰金城言其實且堅也韓子曰雖有金城湯池漢書張良亦曰關中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

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響牖繩樞之子服虔曰以繩係戶樞也孟康曰瓦墮為樞也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

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漢書音義曰首出十長百長之中如淳曰時皆辟屈在十百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而轉攻秦斬木為

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竝起而

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殺函之固自若也昭

按以下五段長短相兼文勢起伏五箇也字相次而下可觀古人文法

按此總括一篇之意而歸結之

真德秀曰賈生論秦成敗千有餘言而斷之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文字甚妙但非至當之論蓋儒者以攻尚譎詐而守尚仁義故耳

林希元曰政言并天下以上事守言發先王之道以下事一篇精神命脈

曰殺謂二殺函函谷關也 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耨棘矜服虔曰以鉏柄及棘作矛矜也如淳曰耨推塊也非銛於句戟長鍛也徐廣曰銛一作鈞駟案如淳曰長刃矛也又曰

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太漢書音義曰絜束之絜此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

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并海內兼諸

侯南面稱帝徐廣曰一本有此篇無前者秦孝公已下而又以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繼此末也○索隱曰按賈誼過秦論以孝公已下為上篇秦兼并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為下篇鄒誕生云太史公刪賈誼過秦篇著此論當其義而省其辭諸先生增續既已混殺而世俗小智不唯刪省之旨合寫本論於此不同也今頗亦不可分別

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

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今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疆侵

弱眾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

下

增補史記平本

全在此二句
 李奎曰文字有終
 篇不見主意而結
 句見者賈誼論仁
 義不施而攻守之
 勢異此類是也
 王世貞曰秦逆取
 而順守可得延乎
 曰有天道焉惡得
 延如其事也不土
 木不神仙不殘刑
 不黷兵不巡遊不
 焚詩書雖百祀可
 也
 增屠隆曰莫不虛
 心仰上與下莫不
 傾心親政俱應斐
 然嚮風句
 余有丁曰按賈書
 作是其所以取之
 也文意甚明史添
 守之者異四字似
 誤
 按此以前說始
 皇以後說二世
 真德秀曰誼所謂

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
 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
 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
 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
 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
 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亾可立而待
 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竝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
 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
 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徐廣曰
 小襦也音豎○索隱曰趙岐曰褐以毛毳織之若馬衣或以褐編衣也短
 一音豎蓋謂褐布豎裁為袴役之衣短而且狹故謂之短褐亦曰豎褐
 而饑者甘糟
 糠天下之替替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鄉使二世
 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編素而正先
 帝之過表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

天下嗷嗷新主之
 資此正孟子飢渴
 易飲食之說也然
 桀紂之虐必有如
 湯武者代之然後
 可以慰斯民之望
 若二世者以始皇
 為之父趙高為之
 帥所習見者非斬
 刈人則夷人之三
 族也誰乃以任忠
 賢憂海內望之何
 異皆盜跖以伯夷
 之行乎昔有謂太
 甲苟不能改過則
 商必亡素能立扶
 蘇則秦必祀先賢
 非之曰以成湯之
 聖德天必不使太
 甲終于桐宮以始
 皇之暴虐天必不
 使扶蘇得嗣守其
 業斯言當矣如誼
 所云真書生之論
 也
 林希元曰歷觀太

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汗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
 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
 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
 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
 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
 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
 與民更始徐廣曰一無壞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
 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
 奸偽竝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眾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
 自君卿以下至于眾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
 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
 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
 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

史公鋪敘秦人與亡本末如指諸掌行文有法度議論根義理詞氣開闢起伏精深雄大真名世之雄也

襄公立享國十二年初為西時葬西垂索隱曰此已下重序列秦之先君立年及葬處皆當據秦紀為說與生文公文公立居西垂正史小有不同今取異說重列於後襄公秦仲孫莊公子生武公德公出子出子饗國六年居西陵地理志云馮翊有衙縣○索隱曰憲公滅蕩社居新邑葬衙本紀應公憲公饗國十二年居西新邑死葬衙憲公滅蕩社居新邑葬衙本紀應庶長弗忌威累參父三人率賊賊出子鄙衍葬衙武公立武公饗國二十年居平陽封宮徐廣曰一云居平陽初以人從三庶長伏其罪德公立德公享國二年居雍大鄭宮生宣公成公繆公葬陽初伏以御蠱索隱曰二年初伏本紀此已下居葬絕不言也宣公享國十二年居陽宮葬陽索隱曰四年初志閏月成公享國四年居雍之宮

葬陽齊伐山戎孤竹繆公享國三十九年天子致霸葬雍日之一繆公學著人索隱曰著音貯又音寧著即寧也門屏之間曰寧謂學於寧門之人故詩云俟我於著乎而是也生康公康公享國十二年居雍高寢葬均社生共公共公享國五年居雍高寢葬康公南生桓公桓公享國二十七年居雍太寢葬義里丘北生景公索隱曰一作僖公景公享國四十年居雍高寢葬丘里南正義曰生畢公徐廣曰春秋作哀公畢公饗國三十六年正義曰作三十七年葬車里北生夷公夷公不享國死葬左宮生惠公正義曰十年葬車里元惠公享國十年葬車里正義曰生悼公悼公享國十五年正義曰葬僖公

西城雍生刺正義曰一作刺刺龔公享國三十四年葬入里徐廣曰一作人生蹀公索隱曰又作趁公○正義曰懷公正義曰四年葬櫟園氏其十年彗星見蹀公享國十四年居受寢葬悼公南其元年彗星見徐廣曰懷公從晉來享國四年葬櫟園氏生靈公諸臣圍懷公懷公自殺肅靈公昭子子也徐廣曰懷公昭子生靈公○索隱曰紀年及系本無肅字立十年表同紀十二年居

增補史記平本 卷六 秦始皇本紀 二十八 鳳文館藏

周召以法律為詩
書又不待始皇胡
亥已然矣則景監
得以薦商歎趙高
得以殺扶蘇終于
亡秦寺人之禍也
史書之醜之也
按康景二字疑
衍或下有闕文
按秦紀及此紀
無倍公疑即景
公也
按秦有兩惠公
出公前紀云出
子則有兩出子

涇陽享國十年葬悼公西生簡公簡公從晉來享國十五年葬
僖公西索隱曰按本紀簡公名悼子即刺龔公之子懷公弟也且紀
及系本皆以為然今此文云靈公謬也立十六年葬僖公西生惠公其七
年百姓初帶劍惠公享國十三年葬陵園索隱曰王劭按紀年云簡公後
次敬公敬公立十三年乃至惠出公自殺葬雍獻公
公辭即難惠時生公出公享國二年索隱曰系
本謂少主葬蹇囿生孝公孝公
享國二十三年徐廣曰靈公子○索隱曰系本稱元獻
公立二十二年表同紀二十四年葬蹇囿生孝公孝公
享國二十四年索隱曰本
紀十二年葬弟囿生惠文王其十三年始都咸陽
正義曰本紀云十二年作咸陽按秦紀及此紀
無倍公疑即景
公也惠文王饗國二十七年索隱曰十
九而立葬公陵徐廣曰
皇甫諡

國五十六年葬芷陽索隱曰十九年而立葬芷陽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秦莊襄王
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三十五里俗亦謂為子楚始皇陵在北生孝文王孝文王享國一年葬壽陵生莊襄王莊襄王
享國三年葬芷陽生始皇帝呂不韋相獻公立七年初行為市
十年為戶籍相伍孝公立十六年時桃李冬華惠文王生十九

年而立立二年初行錢有新生嬰兒曰秦且王悼武王生十九
年而立立三年渭水赤三日昭襄王生十九年而立立四年初
為田開阡陌孝文王生五十三年而立立莊襄王生三十二年而
立立二年取太原地莊襄王元年大赦脩先王功臣施德厚骨
肉布惠於民東周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不韋誅之盡入其國
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始皇饗國三十七年
葬酈邑正義曰酈
力知反生二世皇帝始皇生十三年而立二世皇帝享
國三年葬宜春正義曰括地志云秦故胡亥陵在雍州
萬年縣南三十四里上文葬以酈首也趙高為丞相安武侯
二世生十二年而立徐廣曰本紀云
二十一右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歲

按此是太史公
紀秦之世代歷
年本與下文不
相連屬
董份曰按此贊乃
班固因漢皇問及
遂摘遷短而著論
如此不宜附入史
記以雜本文然語
高古絕甚不似固

增補史記平本
秦始皇本紀
二十九年
十月十五日乙丑日索隱曰此已下是漢孝明帝訪班固評賈馬贊中論
秦二世亡天下之得失後人因取其說附之此末周
歷已移正義曰周初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以五序得其道故王至三十
七歲至八百六十七曆數既過秦并天下是周曆已移也仁不代母

他諸作何也
陳沂曰其文不類
孟堅恐是褚先生
語

秦直其位。索隱曰周曆已移周亡也仁不代母謂周得木德木生火周為漢母也言
值其間位得在木之間也此論者之辭也。正義曰始皇以為周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
為水德之始也按周木德也秦水德也五行之運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
所生者為母出者為子帝王之次子代母秦稱水是母代子故言若有德
之君相代不母承其子直音直言秦并天下稱帝是秦德值帝王之位
然以諸侯十三。始皇初為秦王年十三也。索隱曰呂政者始皇名政是并兼
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

施於後王。正義曰謂置郡縣壞井田開阡陌不立侯王始為伏臘又置丞相太尉御
監守縣令丞等皆施於後王至于隋唐矣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正義曰蓋者疑辭也言始
疑得聖人之威靈河神之圖錄據狼狐蹈參伐佐攻驅除。正義曰狼音郎狼狐主弓矢星
氣驅滅天下。距之稱始皇。正義曰距音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酈

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為貴有天下者肆意極
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為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
頭畜鳴。正義曰畜許又反言胡亥人身有頭面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

豈份曰不威不伐
宜作一句讀威字
應前聖人之威伐
字言不威則不能

正義曰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
器殘酷暴虐滋已惡惡既深篤以至滅亡豈其虛哉
距之不得留殘虐以

征伐以奄有天下
蓋指始皇惡不篤
不虛亡者言始皇
惡及二世篤而遂
亡也

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正義曰
緇佩華紱。正義曰音車黃屋。蔡邕曰黃屋者蓋從百司。正義曰從謁七

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悅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却慮父
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間竟誅猾臣為君討賊。正義曰為高死

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楚兵已屠
關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

鸞刀嚴王退舍。公羊傳曰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
示以宗廟血食自歸。正莊王退舍七里何休曰茅旌鸞刀祭祀宗廟所用也執宗廟器者
義曰旌音精嚴音莊

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索隱曰宋均曰
內而言如魚之爛從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

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
崩瓦解。正義曰言秦國敗壞若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

責一日之孤。正義曰日音明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
得其理矣復責小子。正義曰亦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

何孟春曰賈誼過
秦論曰向使嬰有
庸主之才僅得中
佐秦未當滅也史
記秦本紀引之班
固曰秦之積衰天
下土崩瓦解雖有
周旦之才無所復

增補已見平水

秦始皇本紀

三十

鳳文官

陳其巧而以責一
日之孤誤哉余觀
魏世家太史公曰
秦滅魏說者皆曰
魏以不用信陵君
故國削弱至于亡
余以為不然天方
令秦平海內其業
未成魏雖得阿衡
之佐易益乎春曰
書有之惟命不干
常司馬遷知天之
令秦平海內而不
知秦無道為天之
所欲速亡者何也
固之論秦嬰即遷
論魏之言也

也紀季以鄒春秋不名

春秋曰紀季以鄒入于齊公羊傳曰何以不名賢之也
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也○正義曰鄒音戶圭反括地
志云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鄒邑帝王紀云周之紀國姜姓也紀侯謂
齊哀公於周懿王王烹之外傳曰紀侯入為周王竹書云齊襄公滅紀鄒部又括地志
云鄒城在青州臨淄縣東三十里鄒城在北海縣東北七十里鄒城在密州安丘縣界鄒
音駢部音皆按秦始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國既崩絕箕子比干尚不能存殷庸主子嬰
焉能救秦之敗以賈誼史遷不通時變不如紀季
之深識也李紀侯少弟不書名故曰紀季
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

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徐廣曰班固典引
曰永平十七年詔
問臣固太史遷贊語中寧有非邪臣對賈誼言
子嬰得中佐秦未絕也此言非是臣素知之耳
索隱述贊曰六國陵替二周淪亡并一天下號為始皇阿房雲構金狄成行南遊勒石東
駁浮梁清池見遺沙丘告喪二世矯制趙高是與詐因指鹿災生噬虎子嬰見雅恩報君
父下之中佐上乃庸主
欲振頹綱云誰克補
蘇子古史曰諸侯之興自生民始矣至始皇滅六國而五帝三代之諸侯掃地無復遺者
非秦能滅諸侯而勢之隆汗極於此矣昔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傳商及周文
武之間止千七百餘國夫人之必爭強弱之必相吞滅此勢之必至者也春秋之際存者
百七十餘國而已雖齊桓晉文迭興以會盟征伐恃之而道德不足其身所攻滅蓋已多
矣陵遲至於六國獨有宋衛中山泗上諸侯在耳地大兵強皆務以詐力相傾雖使桓文
復生就令將有所不行非有盛德之君不足以懷之矣是以至於蕩滅無餘而後止秦雖
欲復立諸侯豈可得哉而議者乃追咎李斯不師古始使秦孤立無援二世而亡蓋未之
思歟夫商周之初雖封建功臣子弟而上古諸侯慕布天下植根深固是以新故相維勢
如犬牙數世之後皆為故國不可復動今秦已削平諸侯蕩然無復立錐之國雖使建
子弟而君民不親譬如措舟滄海之上六風一作漂卷而去與秦之郡縣何異且獨不見

漢高晉武之事乎割裂海內以封諸將諸子大者連城數十舉無根之人寄之萬民之上
十數年之間隨即散滅不獲其用豈非惑於其名而未察其勢也哉古之聖人立法以御
天下必觀其勢之所去不可強反然秦得大勢而不免于滅亡蓋治天下在德不在勢
誠能因勢以立法務德以扶勢未有不安且治者也使秦既一天下與民休息寬繇賦省
刑罰黜奢淫崇儉約選任忠良放遠法
吏而以郡縣治之雖與三代比隆可也

王世貞曰秦之取天下而不以道者其罪不在始皇而在莊襄以前之主所以失天
下者其罪不在始皇之取而在守也夫秦自孝公用商鞅為功級之賞以誘戰士而
使之強六國之民自始祖而至於耳孫其首世世入秦庭而封於涇渭之間男不得
耕女不得織士不得拱手而奉先王之業蓋至始皇而天下之所謂其主若祚王者
頓首於冀闕之下而周不祀矣其時六國之邊秦者四而其半已為秦有矣秦雖大
出兵以下之而非有血戰封觀之實如長平伊闕者也秦之勢不得不併六國六國
不得不併而為秦且秦至是非與周代也與六國為代者也夫六國者非借夷之楚
即篡晉之趙魏韓而篡姜之田氏也秦何以不得滅之籍令秦稱皇帝罷侯置守令
而輕徭薄稅以與天下相安於無事夫誰曰不可
善乎賈生之言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史記評林卷之六 終

巖谷 脩
岡 千仞同校
石川 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七

項羽本紀第七

項籍者下相人也

季父項梁

項氏世世為楚將封於項

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

司馬欣以故事得已

項梁殺人與籍避

黃震曰遷以羽嘗宰制天下而紀之秦漢之間已過矣然既君之而又字之抑揚之義豈有在歟
唐順之曰不籍年唐順之曰不籍年唐順之曰不籍年
楊慎曰項羽紀尤見筆力
王維楨曰即叙世系無一迂語
茅坤曰籍紀中攬入項梁兩人事錯綜而序
按史訓云去即罷也
何孟春曰項籍喜兵法略知其意而不肯竟學是真能學兵法者陶淵明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是真能解書事故得止息也○索隱曰服虔云抵歸也斷伯莊云抵相憑託也

索隱曰項羽崛起爭雄一朝假號西楚竟未踐天子之位而身首別離斯亦不可稱本紀宜降為世家
地理志臨淮有下相縣○索隱曰縣名屬臨淮索隱劭云相水名出沛國沛國有相縣其水下流又因置縣故名下相也○正義曰
拾地志云相故城在泗州宣預縣西北七十里秦縣項胡譚反籍秦昔反
字羽索隱曰按序傳初起時年二十四其索隱云崔浩云伯仲叔季兄弟
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正義曰燕烏賢反○始皇本紀云項燕自殺○索隱曰此云為王翦所殺與楚漢春秋同而始皇本紀云項燕自殺不同者蓋燕為王翦所圍逼而自殺故不同
同項氏世世為楚將封於項索隱曰地理志項城縣屬汝南○正義曰
拾地志云今陳州項城縣城即古項國故姓也
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
有罪相連及為櫟陽縣所逮錄也故漢史制獄有逮捕○正義曰櫟音樂逮音代
乃請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蘇林曰斬音機縣屬沛國○應劭曰項梁曾坐裏傳擊櫟陽獄從斬獄掾曹咎取書與司馬欣抵歸已止也韋昭曰抵至也謂
蘇林曰斬音機縣屬沛國○應劭曰項梁曾坐裏傳擊櫟陽獄從斬獄掾曹咎取書與司馬欣抵歸已止也韋昭曰抵至也謂

者王維楨曰二獄據

事非漫載後皆有

倪思曰吳中子弟

憚籍易吳中賢士

大夫皆出梁下難

此梁所以尤賢也

王蓋曰不惟部勒

兵法且以習其人

而陰擇之其意遠

矣

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頂梁下每吳中有大繇音遙役及

喪項梁常為主辨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

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索隱曰章昭云浙江在今錢塘浙音折晉灼音逝非也蓋其流曲折莊子所謂制河即其水也制折聲相近

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

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韋昭曰扛舉也○索隱曰說才氣過

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

中索隱曰徐氏云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徐廣曰爾時未言太守○正義

七月更郡守為太守○楚漢春秋曰會稽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

聞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制索隱曰謂先舉兵能制得人後則為人所制吾

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正義曰張晏云項羽殺宋是時桓楚亡在澤中

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

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

須臾梁胸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

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索隱曰此不定數也自百

數十五用皆字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索隱曰說文云懼梁乃召故所知豪吏

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

部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

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

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李奇曰徇略也如淳曰徇廣陵人召平

於是為陳王徇廣陵正義曰未能下正義曰下胡嫁反聞陳王敗走秦

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正義曰矯紀兆反召平從廣陵拜梁為楚

王上柱國徐廣曰二世之二年正月也駟案應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

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晉灼曰東陽縣本

分屬下邳後復分屬廣陵○索隱曰下音如字按以兵威服之曰下胡嫁反彼自歸伏曰下如

字讀他皆倣此東陽縣名屬廣陵○正義曰拾地志東陽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七十里秦東

陽縣城也使使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晉灼曰漢儀註云令史

正義曰楚漢春秋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

與沛公異矣梁死

定陶籍之天亡有

王蓋曰籍實不知

桓楚處

按此伏八千人

案為後以八千

人渡江及與亭

長言江東子弟

八千人張本

劉辰翁曰此召平不自事乃能作此度外奇事所以發二秦之端在此

按項羽始事已定江東而渡江西故通篇以東西二字為眼目按師古云適音的王也

余有丁曰蒼頭特起謂欲擁立陳嬰又曰陳王定死立嬰便為王定與便皆俗語

王維慎曰叙陳嬰母者見成敗之理雖婦人亦能知之漢非諸傑所得奪也

按嬰母之止嬰豈獨以世未嘗貴哉亦以嬰不能為而他人借之以立名則異日且必見殺

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應劭曰蒼頭與眾異也蒼頭謂士卒皂巾若赤眉青領以相別也如淳曰魏君兵卒之號也戰國策魏有蒼頭二十萬○索隱曰晉灼云殊異其軍為蒼頭謂著青帽如淳云特起猶言新起也按為蒼頭軍特起欲立陳嬰為王嬰母不許嬰

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張晏曰陳嬰母潘旌人墓在潘旌○索隱曰潘旌是邑縣之名後為縣屬臨淮

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隱曰潘旌是邑縣之名後為縣屬臨淮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眾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歸將軍亦以兵屬焉服虔曰英布起於浦地因以爲號如淳曰言當陽君浦將軍皆屬項羽此自更有浦將軍○索隱曰按布姓英答繇之後後以罪被黥故改姓黥以應相者之言韋昭云浦姓也是英布與浦將軍二人共以兵屬項梁也故服虔以爲英布起浦非也按縣布初起於江湖之間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正義曰被悲反下邳泗水縣也應劭云下邳在薛徙此故曰下邳按有土邳故曰下邳當

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陳涉世家曰秦嘉廣陵人○文穎曰景駒楚族景氏駒名軍彭城東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彭城縣古相國也言秦嘉軍於此城之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

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鄧展曰今胡陸屬山陽漢章帝改曰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粟徐廣曰縣名在沛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薛城古薛之所封左傳曰定公元年薛卒云薛之祖奚仲居薛為夏車正後為孟嘗君田文封邑也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正義曰許州襄城縣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阮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鄭人范增

嬰母其慮之深矣若楚懷王心者一旦受義帝之名卒被弑逆曾婦人之慮不若耶

按以兵屬亦以兵屬本上不如有所屬來按紀中凡過處接上文皆用已字提醒

盧彞治曰予按梁號知兵者及耶至粟而梁何以不嚴兵以待之願令羽別攻襄城而輕以朱雞石余樊君董軍秦軍而敗也

按羽初出即以所拔者阮太史公首次此見羽不足有為也

按聞陳王定死與上聞陳王敗走及未聞所在

增補史記平水

卷七

項羽本紀

三

三

鳳文館藏

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徐廣曰楚人也善言陰陽騷案文類夫秦滅六國楚最無

必楚也瓚曰楚人怨秦雖二戶猶足以亡秦也○索隱曰臣瓚與蘇林解同韋昭以爲三戶楚三大姓昭屈景也二說皆非按左氏以昇楚師于三戶杜預註云今丹水縣

曰南方老人也○正義曰虞喜志林云南公者道士識廢興之數知亡秦者必於楚漢書藝文志云南公十三篇六國時人在陰陽家流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

張之家曰欲云范增說梁立楚後先以好奇計標目此所謂說事之端也

按增勸項氏集一事惟立楚懷王心不知項世楚將懷王立則項當終其身為驅馳增謂羽能堪之羽必不能堪將置懷王於何地卒之羽弑懷王而漢之滅羽因始終以懷王為說楚懷王之立反為漢地耳蓋懷王立則羽不能不弑逆羽弑逆則羽不容不滅然則項之所以失天下非增勸立懷王一事慢之耶

李全曰太史公項

北三戶亭則是地名不疑○正義曰按服虔云三戶漳水津也孟康云津峽名也在鄴西三十里括地志云濁漳水又東經葛公亭北經三戶峽為三戶津在相州登陽縣界然則南公難陰陽識廢與之數知秦亡必於三戶故出言後項羽果度三戶津破章邯軍降章邯秦遂亡是南公之善識

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起之將如淳曰蠶起猶言蠶午也宋蘇向傳註云蜂午雜香也鄭玄云一縱一橫為午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

正義曰為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

徐廣曰此時二世之二年六月從民所望也

祖蓋為號

陳嬰為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

鄭玄曰音煦怡○正義曰盱台在淮水懷王都之

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元父

正義曰元音剛又苦浪反父音甫拾地志云元父故城在宛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

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

正義曰且子余反城在濟州東阿縣西南二十五里漢東阿縣城秦時齊之阿也

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二市為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逐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

正義曰下使色吏反趣音促

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

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為與國之王

如淳曰相與交善為與國當道也○索隱曰高誘註戰國策云與國同福之國也

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

張晏曰若易以利也梁救秦難猶不用命梁念殺假等梁未必多出兵不如假春秋公待以禮也又市以貿易他利以除已害遂背德可輔假以伐齊故曰市貿易也音灼曰假故齊王建之弟欲令楚殺之以為己利而楚保全不殺以買其計故曰市也○索隱曰章昭云市利於齊也劉氏亦云市猶要也留田假而不殺欲以要脅田榮也

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

正義曰拾地志云濮州雷澤縣本漢鄆陽縣在濮州西八十六里濮縣也古吳之國按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

定陶

正義曰定陶曹州城也從濮陽南攻定陶

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雒丘

正義曰雒丘今汴州縣也地理志云古杞國武封禹後於祀號東樓公一十一世簡公為楚所滅即此城也

大破秦軍斬李由

應劭曰由李斯子也

還攻外黃

正義曰外黃今汴州縣也地理志云外黃故城在濮州西八十六里濮縣也古吳之國按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

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情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

耳

注有黃流字書無

濟字疑流字訛

按漢書作比至

皆非也市者以角間取齊兵也直言趙不殺角間以求齊兵

補歸震川曰初章邯既殺齊王田儋臨淄田假後自立為齊王儋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梁引軍救東阿大敗秦軍

按師古云二說

皆非也市者以角間取齊兵也直言趙不殺角間以求齊兵

籍傳最好立義帝以前一日氣魄一日殺義帝以後一日衰頹一日是

篇大綱領主意至其開闔馳驅處真有暗鳴叱咤之風

茅坤曰按此別叙三田本末為後張

本

補歸震川曰初章邯既殺齊王田儋臨淄田假後自立為齊王儋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梁引軍救東阿大敗秦軍

項羽本紀

四

鳳文館藏

項羽本紀

四

鳳文館藏

項羽本紀

四

鳳文館藏

項羽本紀

四

鳳文館藏

項羽本紀

四

鳳文館藏

定陶 按漢紀云宋義

故楚令尹 按太史公復揭

項梁起東阿數 句正見項氏輕

秦驕危之故且 為下文敗軍張

本 按項梁事終于

此 黃粉曰項羽不宜

自稱季父之名沛 公於羽前亦必不

名其季父項梁字 誤也

補歸震川曰是舖 張一舖張程節

時趙歇為王氣開 一開如說此處飲

酒乃說他處問遊 景致雖煩而不煩

大率是精神妙處 又此段是乃渡河

擊趙大破之句開 楚之後故置官

司皆如楚舊 以沛公為碭郡長

如郡守也 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初

齊使者高陵君顯

張晏曰顯名也高陵縣名○

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

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

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

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

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越東項羽軍彭城西沛

公軍碭應劭曰碭屬梁國蘇林曰碭音唐○正義曰括地志章邯已破項梁軍

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為王

陳餘為將張耳為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

為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

破於定陶懷王恐從討台之彭越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

臣為司徒以其父呂青為令尹應劭曰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尚

近故置令尹贖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時立

楚之後故置官 司皆如楚舊 以沛公為碭郡長

如郡守也 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初

出鎮淮如冰之澗

而遠縱 唐順之曰若河北

之軍一句是斷文 法又好更端

重份曰楚懷王擁 虛器于上而能并

將羽軍易置諸侯 可謂武矣惜其終

制才羽勢重不反 卒亡其軀悲夫

楊慎曰羽甚集牧 羊兒乃能奪其軍

將之殆何重沛公 故

楊慎曰將驕必敗 亦不待宋義能知

高陵以書生張皇 口語何謂知兵義

帝之不振高陵為 之也

按後以管公羣 羽本此

增穆文熙曰宋王 益義於大將亦甚

尋易於此時必 殺其上而不能破

其內蓋喻方欲滅秦不可與章邯即戰也鄒氏言燕之搏牛本不擬破其

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

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

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

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徐廣曰

卿一作 慶○文穎曰卿千時人相狻尊之辭猶言公子也上將故言冠

軍張晏曰若霍去病功冠三軍因封為冠軍侯至今為縣名 行至安陽畱四十六

日不進 索隱曰傳寬傳云從攻安陽扛里則安陽與扛里俱在河南潁師古以為今相州

安陽縣按此兵猶未渡河不應即至相州安陽今檢後魏書地形志云已氏有安

陽城改已氏為楚丘今宋州楚丘西北四十里有安陽故城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安陽縣

相州所理縣七國時魏寧新中邑秦昭王拔魏寧新中更名安陽張耳傳云章邯軍鉅鹿南築

甬道屬河餉王離項羽數絕甬道王離軍之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圍鉅鹿下又云

子襄相齊送之至無鹽即今鄆州之東南城是也若依彭監說在相州安陽宋義送子不可棄

軍度河南向齊西南入魯界飲酒高會非入齊之路義雖知送十曲由宋州安陽理順然向鉅

鹿甚遠不能數絕章邯甬道及持三日糧至也均之二理安陽送十至

無鹽為長濟河絕甬道持三日糧寧有遲留史家多不委曲說之也 項羽曰吾聞秦

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

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蟻如淳曰用力多而不可以破蟻

以救趙也○索隱曰張晏云搏音博韋昭云蝱大在外蝱小在內故顏師古言以手擊秦而不可

殺其上而不能破其內蓋喻方欲滅秦不可與章邯即戰也鄒氏言燕之搏牛本不擬破其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七 項羽本紀 五

有不平之意故于上之蟻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敵不勝則我引兵鼓在大不在小也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鬪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正義曰狠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索曰按地理志東平郡之縣在今鄆川之東飲酒高會章昭曰皆言尊爵故云高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音菽徐廣曰芋一作半半五升器也軍無見糧正義曰胡練反頗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敵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疆何敵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索隱曰謂使其子相齊是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

中下羽則書生之大言取過之尤速者董份曰項羽學書無成今所見若此雖學士大夫之論亦不過是其卒能誅暴秦期諸侯橫行天下豈獨以力哉然由此專事殺戮其仁也固宜田假齊不發兵助楚兩國固有節者義何遺子相之此羽斬義聲其罪曰與齊謀反楚也楊維清曰宋義之令此正指羽也羽仇其言至于矯殺而代之以正狼羊之所為耳雖引兵渡河破秦軍使諸侯將勝行而前莫敢仰視然戰勝而韓門音義曰端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韓門音章端反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

服莫敢枝梧如淳曰梧音梧枝梧猶枝撐也廣曰小柱為枝邪柱為梧皆曰首立

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王命也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栢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假攝也使項羽為上將軍徐廣曰二世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

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正義曰漳水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

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將也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

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

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喘恐音義曰端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韓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陳韓相向為門

驕文犯義之策項
梁之必敗者也安
得與竟大長者爭
天下之勝負哉況
又輔以居勦悍戾
之夫德之狂奴取
在馬疾鞭不止以
速其奔鳴呼滾下
唐順之曰此等處
有一唱三嘆之味
倪世曰梁死立敗
復奪其權他屬然
殺上將軍得士將
軍軍中耳目固自
不向以此沈舟警
衆非無本末者後
人效爲之非也
補歸震川曰當是
時楚兵冠諸侯與
前當是時趙歇爲
王俱是弱支又是
總幾段氣頗一頓
如木之盤旋而去
劉辰翁曰敘鉅鹿
之戰勇躍振動極

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張晏曰在漳南晉灼曰地名在鉅鹿南項羽軍漳南正義曰括地志漳水今俗名柳河在邢州平鄉縣南注水經云漳水一名大漳水兼有浪水之目也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自古大將在外危疑必如此此凡言司馬門者所在四面皆有司馬主武事總言之外門爲司馬門也○索隱曰按天子門有兵欄曰司馬門也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正義曰走音奏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遣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抗馬服索隱曰章昭云趙奢子括也代號馬服崔浩云馬服趙官名言服武事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索隱曰服虔云金城縣所治蘇林曰在上郡崔浩云蒙恬樹榆爲塞也竟斬陽周孟康曰縣屬上郡○正義曰括地志云寧州羅川縣在州東南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立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

羽平生
吳澄曰下三無不
字喚起精神
茅坤曰項羽最得
得意之戰太史公最
得意之文
凌約言曰羽殺會稽守則一府皆伏
莫敢起羽殺宋義諸侯皆懼伏莫敢
技格羽救鉅鹿諸侯莫敢仰視勢愈
前莫敢仰視勢愈
張而人愈懼下四
莫敢字而羽當時
勇猛宛然可想見
也
倪思曰二世不聞
收讓章邯者即趙
高也不得見遠走
其意已決不敢出
故道又高
董份曰趙高用事
于中二句足盡權
臣擅國之禍

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索隱曰此東諸侯也何以知然文穎曰關東爲從關西爲橫高誘曰關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號爲合從關西地形橫長張儀相秦壞關東從使與秦合號曰連橫約其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索隱曰公羊傳云加之鈇質何休云質坐椎也妻子爲僂半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張晏曰候軍候○索隱曰張晏曰候軍候官名始成其也使項羽欲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渡三戶服虔曰也張晏曰三戶地名在梁淇西南孟康曰津峽名也在鄴西三十里○索隱曰水經注云漳水東經三戶峽爲三戶津也其當爲湛案晉八王故事云王俊伐鄴前至梁淇孟康云在鄴西四十里又關關十三州志云鄴北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汧水上徐廣曰在鄴西○索隱曰汧音于郡國志鄴縣有汧城酈元云汧水出武安山云故邢城在河內縣西北二十七里古邢國地也左傳云邢晉應韓武之穆也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徐廣曰二世三年七月也朔案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墟故殷都也酈曰洹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則此殷虛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盤

柯維騏曰秦將證
甚明切此邯所以
易動也

按餘料秦事適
與欣之見合故
太史公下一亦
字

按長史欣留司
馬門三日及高
果使人追之欲
以法誅部已露
其徵矣陳餘塞
善揣情事故邯
方危疑况長史
欣之報又先之
安得不懼而歸
楚耶

按邯始欲約
未成而羽使擊
之既復欲約因
糧少而後聽之
此太史公敘事
縝密處而羽之
兵謀亦樂見矣
補李廷機曰或問

項羽當滅秦之後
使項梁若在能帝
梁而為之臣子予
竊謂羽必殺梁何
以知之梁為章邯
敗死羽豈無痛梁
之心亦無怨邯之
意分封列侯而首
建章邯為雍王則
德之也况羽以編
捍殺主將宋義以
臣弑其君義帝亦
何有於叔

項羽當滅秦之後
使項梁若在能帝
梁而為之臣子予
竊謂羽必殺梁何
以知之梁為章邯
敗死羽豈無痛梁
之心亦無怨邯之
意分封列侯而首
建章邯為雍王則
德之也况羽以編
捍殺主將宋義以
臣弑其君義帝亦
何有於叔

庚遷于此汲冢曰殷虛南去鄴三十里是舊殷乎然則朝歌非盤庚所遷者○索隱曰按釋例
云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長樂入清水是也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北冢曰殷虛南
去鄴州三十里是殷虛
南舊地名號北冢也

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正義

曰胡到新安正義曰拾地志云新安故城在洛州澠池縣諸侯吏卒異時故

餘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

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

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

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

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眾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

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

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徐廣曰漢元行略定秦地函谷

關文穎曰時關在弘農縣衡山嶺今移在河南穀城縣○索隱曰顏師古云今桃林縣南有

關洪治澗水即古之函關按山形如函故稱函關○正義曰拾地志云函谷關在陝州桃林

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

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

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且日饗士

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孟康曰在

七里舊大道北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

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

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

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索隱曰名纏字素善留侯張良張良

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

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正義曰為

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

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鯁生說我曰徐

鯁鯁音七垢反魚名駟案服虔曰鯁音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

曰鯁音七垢反魚名駟案服虔曰鯁音
淺鯁小人貌也贊曰楚漢春秋鯁姓也

項羽本紀

王世貞曰項氏之... 其仲六國乎雖然... 不可以訓... 按楚漢春秋云... 沛公西入武關... 居子霸上遺將... 軍閉函谷關無... 內項羽項羽大... 將亞父至關不... 得入怒曰沛公... 欲反耶即令軍... 發新東欲燒... 關門關門乃開... 張之東曰先着此... 二句便覺下文敘... 事瞭然... 倪思曰增既知為... 天子氣又云急擊... 勿失亦愚矣... 按此夜字與後... 夜字相顧且應... 且日字... 王維楨曰張良反... 問沛公是其素所... 長

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
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
君女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
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
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
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
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
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
謂沛公曰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
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
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
諾沛公曰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
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

董仲舒曰備書當時... 問答數十言而... 沛公窘迫之情益... 見... 茅坤曰沛公之閉... 關豈其始不及與... 良本謀耶... 唐順之曰叙問答... 處使百世之下如... 目見之... 按師古云凡言... 為壽謂進爵于... 尊者而獻無疆... 之壽謂為壽... 稽... 增陳說與曰項伯... 之私約即丁公之... 私釋也於漢為有... 恩於楚為不忠於... 法為莫救漢王定... 天下斬丁公是矣... 而封項伯何哉... 楊慎曰將飛者翼... 伏將奮者足蹄將... 雖者小縮將文者... 且朴夫惟鴻門之

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卻項王曰此沛
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
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如淳曰亞父也
仲父為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
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項莊曰項王謂曰君王
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
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
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
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
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
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正義曰
反盾食九反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下地直江反
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正義曰瞋昌真反頭髮上指目眦盡

不爭故下莫能與之爭按邵漢書作際項王按劍而跽曰索隱曰其紀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

劉辰翁曰叙漢楚會鴻門事歷歷如目視無毫髮差非十分筆力模寫不出
劉辰翁曰項王為人不忍于此可見此項伯之所以敢請范增之所以不敢怒也
揚慎曰則字文法自周書來
增丘濬擬古樂府公莫舞公莫舞不必區區所亞父霸王百行掃地空不殺一端差可取咸陽宮殿成劫灰三秦城邑衝殺機云何居勒七十與不及外黃黃口兒公莫舞八莫舞公舞

徒為爾天命由來歸有德不在沛公生與死文莊此辭深慎范增錄之參有
凌約言曰上已紀坐次至此猶不脫西向三字非特照應有情描寫當日光景宛然在自何等針線
按升菴云按劍而跽言操劍案膝上屈膝以承劍非長跪也
王維楨曰敘論人衛沛公狀如見一字不可少
董份曰寫膽勇烈今猶勃然
康海曰噲語即沛公語項羽者又即項伯語項羽者皆張良教之也
凌約言曰未有以應以伯言先入而

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索隱曰漢書作紀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杯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如淳曰脫身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徐廣曰唉烏來反○索隱曰賢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

噲過投之也。
 茅坤曰前為西向
 侍于此良亦從噲
 坐羽之奮氣可見
 矣。
 陳沂曰紀中三日
 為之奈何所以形
 容漢王之窘迫者
 至矣。
 陸瑒家曰鴻門時
 項肯捨漢鴻溝時
 漢却不肯捨項故
 項王為夫差漢王
 為勾踐。
 按君公其臣者
 見此。
 董份曰當時鴻門
 之宴必有禁衛之
 士訶訊出入沛公
 恐不能輒自逃酒
 且疾走二十里亦
 已移時沛公良噲
 三人俱出良久羽
 在內何為竟不
 問而在外竟無
 人為羽之耳目者

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
 河四塞徐廣曰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
 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
 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張晏曰沐猴猶猴也○索隱曰言猶猴不任久著冠帶以喻楚人性躁暴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楚漢春秋楊子法言云說者是蔡生漢書云是韓生項王使人致命
 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為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
 謂曰天下初發難時服虔曰兵初起時○正義曰難乃憚反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
 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二年正義曰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
 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
 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
 講解蘇林曰講和也○索隱曰服虔云解折伏也說文云講和辭也漢書作講解蘇林云講和也是講之與講俱訓和也業事也言雖有疑心然事已和解也又惡
 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
 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徐廣曰以正月立王巴蜀漢中都南

任其出入往來而
 莫之誰何恐無此
 理矧范增欲擊沛
 公惟恐失之豈容
 在外良久而不益
 召之耶此皆可疑
 者史固難盡信哉
 豈天擁護真主一
 時人皆迷耶
 王維楨曰言已至
 軍止羽追也
 按楚漢鴻門之
 會起於曹無傷
 之讒故太史公
 敘事首曰曹無
 傷言於項羽及
 會則曰此曹無
 傷言以實之至
 還軍文曰立誅
 曹無傷以結之
 此條理精密處
 尤瑛曰收貨寶婦
 女反漢王此亞父
 所以大沛公而喚
 項王也
 陸瑒家曰功名纔

鄭正義曰指地志云南梁州所理縣也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
 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索隱曰孟康曰縣名今槐里是也韋昭曰周時名大丘懿王所都秦欲廢之故曰廢丘○正義曰括地志云大丘故城一名廢丘古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地理志云漢高二年引水灌廢丘章邯自殺更廢丘曰槐里長史欣者故為櫟陽
 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
 為塞王韋昭曰在長安東名桃林塞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蘇林曰櫟音樂○正義曰括地志云櫟陽故城一名萬年城在雍州櫟陽東北二十五里秦獻公之城櫟陽即此也立董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文穎曰上郡秦所置高奴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延州州城即漢高奴縣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
 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徐廣曰一云瑕丘公也○服虔曰瑕丘縣屬山陽申姓陽名張耳孽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王都雒
 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城也輿地志云成周之地秦莊襄王以為洛陽縣三川守理之後漢都洛陽故為雒陽以火德忌水故去洛旁水而加佳於行次為土土水之忌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正義曰括地志云陽翟縣在許昌府許昌縣東南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
 數有功故立卬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

立便思首丘豈帝王之度哉羽所以敗也

按師古云雖着人衣冠蓋心不類人也

揚慎曰項王三楚王為帝不曰楚帝而曰義帝者放弑之謀不待知約之言而後明矣

補歸震川曰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之其地羽既背約使人致命於懷王也

按漢書無離字按項羽分王天下下一任愛憎故太史公叙次諸將功與罪定封處連用故字因字模寫之

唐順之曰最錯綜却又齊整補方望溪曰楚與

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三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正義曰括州城本漢襄國縣秦置三十六郡於此置信都縣屬鉅鹿郡項羽改曰襄國三張耳為常山王理信都地理志云故邢侯國也帝王世紀云邢侯為村三公以忠諫被誅史記云周武王封周公旦之子為邢侯左傳云凡將邢茅周公之亂也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為九江

王都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南百三十二里本六國偃姓皐繇之後所封也黥布亦皐繇之後居六國鄱君吳芮率百

越佐諸侯韋昭曰鄱音蒲河反初吳芮為鄱令故號曰鄱君今鄱陽縣是也又從入關故立芮為

衡山王都邾文穎曰邾音朱縣名屬江夏又從入關故立芮為

義帝柱國共敖正義曰共音恭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

王田市為膠東王徐廣曰都即墨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索隱曰按高紀及田儻傳云臨菑此言臨菑誤

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索隱曰按高紀及田儻傳云臨菑此言臨菑誤

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為燕王都薊徙齊

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正義曰田榮在濟北

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

將印去正義曰地理志云成安縣在潁川郡屬豫州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

其在南皮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南皮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本漢皮縣城即陳餘所封也故因環封三縣漢書曰南皮

楚霸王正義曰貨殖傳云淮南北沛郡汝南郡為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為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為南楚王九郡都彭

城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

國索隱曰戲音義水名也言下者如詩下洛下然也按上文云項羽入至戲西鴻門沛公還軍霸上是羽初停軍於戲水下今言諸侯罷戲下是各受封邑號令訖自戲下各就國何須假借文字以為旌麾之正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

方千里必居上游文穎曰居水之上流也游或作流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如淳曰

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

中文穎曰郴縣有義帝冢歲時常祠不絕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為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

曾補已巳平水

卷七

項羽本紀

十二

鳳文館藏

秦合兵由趙而怨結於齊羽之東歸又二國首難而其國事亦多端故因與齊相田榮救東阿入諸田角立之舉於救趙入張耳陳餘共持趙柄以爲後事張本然後瓜分項羽與無

關輕重則於羽分詳累各有義法所以能盡而不無也陸瑞家曰叙中有斷井井然真良史哉

閱如霖曰歷敘分王諸將文勢如驚濤怒浪橫行噴啞叱咤之風

揚維楨曰范增年七十不識隆準公而其事慄惴猾賊者其識裁已不及

良平然而說梁立
楚後則為天下兵
謀之首又良平輩
不及也良非增議
則橫陽君之為韓
後亦不得蓋宗國
之誼矣及觀增相
羽圖天下謀皆不
及于初至子賊殺
義帝使羽犯天下
之首惡以招劉季
之兵名增不曉羽
何耶豈前日之說
梁者楚南公道聽
之議歟不然何大
義之開于前而敵
于後也
劉辰翁曰一田榮
不封遂生此故固
知立功易為宰難
也
茅坤曰羽以私予
奪三田而三田卒
不相容因而內亂
自相併而羽亦因
不能定

殺廣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
都為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
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即
墨榮因自立為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漢書音義
曰齊與濟
北膠東○正義曰三齊記云右
即墨中臨淄左平陸謂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
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
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王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為不
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且以擊常山以復
趙王請以國為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
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
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
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
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蘇林曰官號也或曰
蕭令也時令皆稱公彭越敗蕭公角等漢

茅坤曰以故吳令
為韓王以距漢即
封三秦距漢故智
劉辰翁曰子房妙
處在并反書以開
使羽留齊本此
茅坤曰留羽之北
定三田處如逐孤
兎不用兵之略
旋又承上起下盤
旋如水之激洄
楊慎曰劫字事實
部字體面兩紀互
見

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
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
意而比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
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
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
阮田榮降卒徐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
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
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徐廣曰部一作劫○索隱曰按漢
書作劫字○徐廣曰塞程魏殷河
南駟案應劭曰雍翟塞殷韓也韋昭曰塞翟殷韓魏雍時已敗也○索隱曰按徐廣章昭皆數
程塞及殷韓等顏師古不數三秦謂常山河南韓魏殷顧亂意略同乃以陳餘兵為五未知孰
是鄙意按韓王鄭昌拒漢漢使韓信擊破之則是韓兵不下而已破散也韓不在此數五諸侯
者塞翟河南魏殷也○正義曰師古云諸侯之說皆非張良遺羽書曰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
不敢復東謂出關之東也今羽問漢東之時漢固已得三秦矣五諸侯者謂常山河南韓魏殷
也此年十月常山王張耳降河南王申陽降韓王鄭昌降魏王豹皆漢東之後故
知謂此為五諸侯時雖未得常山之地功臣年表云張耳棄國與大臣歸漢則當亦有士卒兩
時雍王猶在廢丘被圍即非五諸侯之數也尋此紀文昭然可曉前賢注釋並失指越高紀及
漢書皆言劫五諸侯兵凡兵初降士卒未有自指麾故須劫略而行又云發關中兵取三河士
發謂差點發也收謂劫略收斂也韋昭云河南河東河內申陽都雒陽韓王成都陽翟皆河南

相近實部而誤也魏豹都平陽河東也司馬印都朝歌張耳都襄國河內也此三河士則五諸侯兵也更著雍
 作劫耳夫項籍墨翟則成八諸侯矣重明項公之說是故韓信傳云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是
 心即天下無不願從高帝擊楚之說義帝失天下
 論五諸侯也則五諸侯實樂從何名鳥劫哉王
 何州鏡歌曲曰聖人出秦昌期百六邁九五歸
 自帝死赤龍飛指函谷度板城封府庫戰五師戒父老傷瘡痍五諸侯從義旗獵天狼網妖鴟裂茅社葦鴻基垂百祀永無為從之一字實可與部字印証云按漢王睢水之通天實相之淮陰謂陛下殆天授信成而羽自

相近實部而誤也魏豹都平陽河東也司馬印都朝歌張耳都襄國河內也此三河士則五諸侯兵也更著雍
 作劫耳夫項籍墨翟則成八諸侯矣重明項公之說是故韓信傳云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是
 心即天下無不願從高帝擊楚之說義帝失天下
 論五諸侯也則五諸侯實樂從何名鳥劫哉王
 何州鏡歌曲曰聖人出秦昌期百六邁九五歸
 自帝死赤龍飛指函谷度板城封府庫戰五師戒父老傷瘡痍五諸侯從義旗獵天狼網妖鴟裂茅社葦鴻基垂百祀永無為從之一字實可與部字印証云按漢王睢水之通天實相之淮陰謂陛下殆天授信成而羽自

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
 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魯兗州曲阜縣也地理志云胡陵在山陽縣屬也四月漢皆已
 入彭城以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
 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蕭縣古蕭叔之國春秋時為宋附庸帝王世紀云周封子姓之別為附庸也
 張晏曰一日之中也或曰且擊之至自中大破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贊曰二水皆在沛郡彭城殺漢卒十
 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正義曰五康云故小縣在彭城南○正義曰睢音雖括地志云靈壁故城在徐州符離縣西北九十里睢水首受浚儀縣蕩蕩水東經取慮入泗過郡西行十二里漢軍却為楚所擠服虔曰擠音濟民于偽反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
 入睢水睢水為之不流正義曰為于偽反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
 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竅冥晝晦徐廣曰劬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亦作育字
 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
 之沛取漢王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

謂大工我亦不
 可盡非之也
 唐順之曰敘漢王
 一家流離之狀如
 目見之
 王楙曰高祖與項
 羽戰於彭城為羽
 大敗勢甚急迫魯
 元公主惠帝奔之
 夏侯嬰為收載行
 高祖怒欲斬嬰者
 十餘借謂吾力不
 能存一子不得已
 而之可也他人為
 收豈不甚幸何斷
 斷然欲斬之其天
 性殘忍如此高祖
 豈特忍於二子於
 父亦然當項羽置
 太公於坐上赫炎
 可畏無地措身而
 分羞之言優游暇
 豫出於其口恬不
 知愧幸而項羽聽
 項伯之言而赦之
 萬一赦其憤怒果

服虔曰元長也食邑
 於魯韋昭曰元諡也
 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
 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二日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
 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
 王贊曰其音基○索隱曰食音異按酈審趙三人同名其音合竝同以六國時衛有司馬食其並慕其名○如淳曰問出問步微行皆同義也反遇楚軍
 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徐廣曰名澤○
 正義曰蘇林云以姓名侯也晉灼云外戚表周呂令武侯澤也呂縣名也呂縣非也為漢將兵居下
 封於呂以為國顏師古云周呂封名今武其諡也蘇云以姓名侯非也為漢將兵居下
 邑徐廣曰在梁○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碭山縣本下邑縣也漢王間往從之稍
 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
 詣滎陽服虔曰傳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年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內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
 應漢儀註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陣又曰年五十六
 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未二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食貨志
 曰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者○索隱曰按姚氏云古者更卒不
 過一月踐更五月而休又顏云五當為三言一歲之中三月居更三日戌邊總九十三日古者
 役人歲不過三日此所謂一歲
 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
 滎陽南京索間漢敗楚應劭曰京縣名屬河南有索亭晉灼曰索音柵○正義曰括地志云京縣城在鄭州滎陽縣東南二十里鄭之京邑

就鼎鑊高祖將何也晉太康地志云鄭太叔段所居邑滎陽縣即大索城杜預云成臯東有大索城又有小索故以處後人見項羽城在滎陽縣北四里京相土地名云京縣有大索亭小索亭大小氏兄弟居之故有小大之號不烹太公遂以為高祖之神不知亦幸耳

按是時陳餘覺張耳不死即背漢塞王欣翟王賢二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和見張耳韓信

洪邁曰增始勸項氏立懷王又羽奪王之已而殺之增不能引君臣大誼爭之以死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中者王之沛公既先定關中則當知羽之救趙殺上將宋義增為未將坐而視之坑秦降卒致秦降王燒秦宮室增皆親為之未

增不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正義曰括地志云和州歷陽縣本漢舊縣也淮南子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問項王項王使者來為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正義曰上如字下音寺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自臆曰亞父家在廬江居巢縣郭東居巢城中

嘗開一言也至於滎陽之後身遭反間然後發怒而去嗚呼疎矣哉增蓋戰國從橫之餘見利而不知義者也揚維禎曰齊丑父與君易位而頃公免難此則可以君命迫而得也漢王在滎陽紀信請乘王車誑楚而王得脫信哉漢之丑父

其節而免身信于羽不免焚身之戮信知有君不知有身矣而丑父之呼有倖生之心乃有愧于信者耶

劉知幾曰敘事之體有唯書其事跡而人品可見者史記稱紀信為項羽所圍代君而出此

有亞父井吏民皆祭亞父於居巢延上長吏初視事皆祭然後從政後更造祠於郭東至今祠之正義曰疽七餘反崔浩云疽附骨癰也括地志云鄱陽山在廬州巢縣東北五里昔范增居此山之陽後佐項羽

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為王誑楚為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一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正義曰李斐云天子車以黃繒為蓋傅左肅李斐曰肅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柱之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臯正義曰括地志云成臯故縣在洛州汜水縣西南二里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縱公從音七魏豹守滎陽周苛縱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將軍封二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并殺縱公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臯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臯漢王逃音徒周反漢書作跳字獨與滕公出成臯北門徐廣曰北門名

則不言其節操而忠義自彰所謂惟書其事跡者也
 楊慎曰世豈有東黃屋左肅降者哉又况受降如受敵楚何以使漢王得問出耶
 王世貞曰帝之諸功臣孰有大於紀信者而帝卒不錄可也即無後侯之信也即不侯祠之可也而不然者莊信而成其成皇之降也非史幾乎誤矣
 張之家曰曰燒楚積聚曰絕楚糧食高紀稱彭越反梁地往來苦楚兵者此之謂也篇中眼目不可不玩
 紀使劉賈佐彭越燒楚積聚羽乃合

王渡河走修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臯從漢王楚遂拔成臯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正義曰積音積賜反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相對為廣武在敖倉西三皇山上○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廣武西廣武在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戴延之側西征記云三皇山上有二城東曰東廣武西曰西廣武各在一山頭相去百步汴水從廣武中東南流今泗無水城各有三面在敖倉西郭緣生述征記云一澗橫絕上過名曰廣武相對皆立城塹遂號東西廣武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為高祖置太公其上如淳曰高祖凡之上李奇曰軍中巢櫓方面人謂之組也○索隱曰組亦机之類故夏侯湛新論為机机猶組也比太公於牲肉故置之組上邪察按左氏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預謂車上櫓也故李氏云軍中巢櫓又引時人亦謂此為組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廣武城有高墮即是項羽坐太公組上者今名項羽堆亦呼為太公亭顏師古云組者所以薦肉示欲烹之故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

曹公年成皇而引五定梁地漢破谷兵汜水上復取成臯是一事而此紀前後倒置遂作兩段若漢先取成臯楚無緣得令守之也考漢書紀傳自明
 王維楨曰始項伯全沛公於鴻門則以與張良善故乃今復活太公則以沛公約為婚姻故羅大經曰漢高祖謂項羽曰吾翁即若翁此語理甚長左氏傳齊敗于鞏晉人欲以蕭同叔子為質齊人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孟子曰殺人之父則非自殺之一問

一栢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李奇曰挑身獨戰不復須眾也挑音茶了反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應劭曰樓煩胡也今樓煩縣楚挑戰二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問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臯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韋昭曰且音子間反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為齊王項王聞龍且軍

耳高祖之語與此
暗合史稱不修文
學而性明達此類
是也項羽迄不殺
太公有感于斯言
矣乃知驚猛之人
習中未嘗無天理
特在于有以發之
耳

增王世貞曰項羽
之不修太公也符
堅之不殺慕容垂
也寧非天乎雖然
有君德焉

按連用三不取
字模寫羽威猛
如畫
按師古云間微
閱之也
增陸瑞家曰項王
此計雖當至於所
外黃之言則誤矣
按舍人兒年十
三尚能說羽救
外黃當坑者亞
六七士而獨不

破則恐使肝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
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
臯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
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正義曰括地志云陳留汴州縣也
在州東五十里本漢陳留郡及陳
留縣之地孟康云留鄭邑也後為陳所并故曰陳留
臣瓚又按宋有留彭城留是也此留屬陳故曰陳留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

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
二蘇林曰令之舍人兒也瓚曰稱兒者以其
一初弱故係其父春秋傳曰仍叔之子是也往說項王曰彭越疆劫外黃正義
兩反

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
當阮者東至睢陽聞之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外城本漢睢
陽縣也地理志云睢陽縣故宋國也皆爭下項王

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
汜水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汜音祀左傳曰鄴在鄭地汜瓚曰高祖攻曹咎成臯渡
汜水而戰今成臯城東汜水是也○索隱曰按今此水見名汜水音似張晏云在濟陰
亦未全失按古濟水當此截河而南又東流溢為滎澤然水南曰陰此亦在濟之陰非彼濟陰
郡耳臣瓚之說是○正義曰括地志云汜水源自洛州汜水縣東南三十二里方山山海經云

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
長史翳塞王欣皆自到汜水上鄭玄曰到音經鼎
反以分割領為到大司馬咎者故斬

能諫利以致戮
子嬰殺義帝斬
彭生抗秦二十
萬眾智愚之相
去何遠哉設羽
以其任增者而
任舍人兒楚之
為楚未可知也
唐順之曰徒以舊
恩往不必賢
按約言曰篇中用
高是時凡八處轉
稍博換何等精神
非此三字提醒不
能發下文法最妙
按太史公叙漢
曰取教食粟曰
就教食食曰兵
就食多叙楚曰
燒楚積聚曰絕
楚糧食曰兵罷
食絕曰兵罷食
盡曰兵少食盡
皆紀中關鍵當
玩

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
鍾離昧於滎陽東漢書音義
曰昧音未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

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
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

西者為漢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
即今官渡水也○正義曰應邵云在滎陽東二十里張華云大梁城在後儀縣
北縣西北渠水東經此城南又北屈分為二渠其一渠東南流始自壘引河水以灌
大梁謂之鴻溝楚漢會此處也其一渠東經陽武縣南為官渡水按張華此說是鴻溝

而東者為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

乃封侯公為平國君正義曰楚漢春秋云上欲封之乃肯見曰此天下之辯士
所居傾國故號曰平國君按說歸太公呂后能和平郡國匿

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項王已約

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昭

待漢王猶夫差之待勾踐夫差之仇怨也怨勾踐之仇怨也西項羽之負約也小漢王之負約也大

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唯李反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如淳曰夏音賈○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徐廣曰在陽夏縣晉灼曰固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固陵縣名也在陳州宛丘縣西北四十二里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為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李奇曰信越等未有分地之分也章昭曰信等雖名為王未有所畫經界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傳海正義曰傳音附著也陳即陳州古陳國都也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正義曰括地志云穀城故在濟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睢陽宋州也自宋州以北至濟州穀城際黃河盡與相國彭越以與彭越使各自為戰正義曰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傳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

夏黃曰高祖之量兼韓信彭越者八九故三分關中地與之而不疑當是時玩信等如股掌上一土九耳

王維植曰叙垓下之戰如畫楊維禎曰孟子云為天下歐民者桀與紂也籍亦為漢敵者爾其能與漢爭天下哉迹其標悍猾賊之性嗜殺如嗜食如起會稽即誇殺守者其後殘滅襄城殺秦降王子嬰斬韓生廣王陵母甚至于殺

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如淳曰並行並擊之○正義曰父音甫壽州壽春縣也城父亳州縣也屠謂多刑殺也劉賈入圍壽州引兵過淮北屠殺亳州城父而東北至垓下徐廣曰在沛之汶縣汶下交切案應劭曰垓音該李奇曰沛汶縣聚邑至垓下絕巖今猶高三四丈其聚邑及堤在垓之側因取名焉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州安豐南百二十二里厚姓咎繇之後按周殷叛楚兼舉九江郡之兵隨劉賈而至垓下舉九江兵正義曰九江郡壽州也楚考烈王二十二年自陳徙壽春號云鄧至王負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謂雜鳴歌也漢時歌也○正義曰顏師古云楚人之歌也猶言吳謳越吟若雜鳴為歌之名於理則可不得云雜鳴時也高祖戚夫人楚舞自為楚歌豈亦雜鳴時乎按顏說是也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徐廣曰一去姓虞氏○正義曰捨地志云虞姬墓在濠州定遠縣東六十里長老傳云項羽美人冢也常幸從駿馬名騅正義曰音騅顧野王云青白也釋畜云蒼白雜毛騅也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

義帝此真天下之
 築項也欲舉大事
 伯西楚其可得乎
 或曰籍雖好殺欲
 抗外黃而愧于秦
 人兒之一言欲烹
 太公而悟于項伯
 之微諷使得一二
 賢佐籍亦可伯余
 則曰籍之勇匹夫
 之勇耳籍之仁婦
 人之仁耳縱輔以
 伊尹太公之佐其
 能率桀紂為湯武
 也哉
 唐順之曰叙事何
 等節奏
 王世貞曰按下歌
 正不必以虛夸為
 無悲壯嗚咽與天
 風各自描畫帝王
 與衰氣象千載而
 下惟曹公山不厭
 高老驥伏櫪可馬
 仲達天地開關日
 月重光語差可嗣

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正義曰和音胡臥反楚漢春秋云歌曰漢兵已略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

項王泣數行下。正義曰數色度反行色郎反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正義曰其倚反凡單乘曰騎後同麾下壯士騎從者。正義曰麾亦作戲同于危反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徐廣曰在淮南○正義曰括地志云陰陵縣故城在濠州定遠縣西北六十里地理志云陰陵縣屬九江郡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漢書音義曰縣名屬臨淮○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城縣故城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里地理志云東城縣屬九江郡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

曾趙恒曰學萬人
 敵竟困於一田父
 按曰八百曰百
 曰二十八曰四
 曰三曰二是羽
 騎之漸少正足
 上兵少句曰一
 將曰一都尉曰
 數百見羽所殺
 之猶多正足上
 天之亡我二句
 此是關鍵處
 按以下連用二
 十二騎字不甚
 覺重複
 茅坤曰覽羽本末
 特一泉將
 張之象曰此與前
 樓煩挑戰事相類
 增凌約言曰羽此
 樓煩樓煩目不能
 視手不能發羽也
 楊喜楊喜人馬俱
 驚辟易數里羽之

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正義曰期遇山東分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羽處括地志云九頭山在濠州全椒縣西北九十六里江表傳云項羽敗至烏江漢兵追羽至此一日九戰因名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正義曰上披彼反靡言精體低垂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正義曰言人馬俱驚開張易舊處乃至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二。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瓚曰在牛渚○索隱曰按晉初屬臨淮○正義曰括地志云烏江亭即和州烏江縣是也晉初為縣注水經云水又北左傳黃律口漢書所謂烏江亭長機船以待項羽即此也烏江亭長機船待。徐廣曰機音儀一音俄馴案應劭曰機正也孟康曰機音機附也附船着岸也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機○索隱曰機字諸家各以意解爾鄒誕本作祿船以尚反劉氏亦有此音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

威猛可想於千... 田汝成曰始羽拔... 山蓋世之氣以後... 日衰頹史家模... 寫通直如畫千古... 英雄至此殊令人... 嗚呼... 劉子暈曰羽欲... 渡江亭長請羽急... 蓋羽所以去該下... 者猶冀得脫也乃... 為田父所給陷於... 大澤亭長之言甚... 其安知不出田父... 之計耶羽意謂丈... 夫途窮寧戰死不... 忍為亭長所執故... 托以江東父老所... 言為解爾使羽果... 無東渡意豈引兵... 至此矣... 按項羽不聽亭... 長言所謂小不忍... 者後人有詩

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

吾騎此馬五歲正義曰騎音奇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

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

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

童面之張晏曰以故人故難視所之指王翳曰如淳曰指示王翳此項王也項王

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正義曰漢以一斤金為千金當一萬錢也邑萬戶吾為若德

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

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

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分其

地為五封呂馬童為中水侯索隱曰按晉書地理志中水縣屬河間○正義曰中水

之中故封王翳為杜衍侯索隱曰按地理志中水縣屬河間○正義曰中水

楊喜為赤泉侯索隱曰南陽有丹水縣疑赤泉後改封楊武為吳防侯

封呂

勝為涅陽侯徐廣曰五人後卒皆益壯侯○索隱曰地理志南陽縣名○正義曰涅年

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

視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

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皇覽曰項羽家在東郡穀城東去縣十五里○正義曰

三里述征記項羽墓在穀城西北

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為射陽侯正義曰射音食夜反括地志云楚州山陽本

桃侯徐廣曰名襄其子舍為丞相○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城在滑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文穎曰周時賢者○正義曰孔文祥云周生漢時儒者

耳目相舜曰蓋重瞳子戶子曰舜兩眸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

裔邪何與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蜂起相與爭

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二年遂將五諸侯

云江東子弟多... 未可知可概見... 凌約言曰羽敗矣... 詐諸將而決戰... 馬童而拔首終不... 脫叱咤歐氣習... 所謂匹夫之勇婦... 人之仁豈其性之... 哉... 補方望溪曰以面... 向項王也舊注誤... 蔣西谷曰面與面... 同夏侯嬰傳面雍... 樹馳漢書張歐傳... 為涕泣面而封之... 皆作背字解... 田汝成曰觀其所... 以謂呂馬童者至... 是亦可悲矣敘事... 得人情且動人... 按鄧展云吾為... 汝德令公德我... 以為功也... 按最凡也總言

其數又功為最此時山東六國而齊趙韓魏燕滅秦五國並起從伐秦故云五諸侯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

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正義曰顏師古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

亡其國正義曰卒首于律反五年謂高身死東城尚不覺籍而不自責

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索隱述贊曰亡秦鹿走為楚狐鳴雲鬱沛父劬提吳城動開魯同勢合碭兵卿子無罪亞父

推誠始救趙歇終誅子嬰遂約王漢肯關懷楚常遷上游臣迫故主靈壁大振成臯久拒戰

非無功天實不與嗟彼蓋代卒為凶堅

增王廿負贊曰力披山氣益世噴鳥發萬馬廢目重瞳劍如虹挺一奮俊守通八千人飛

度江燕津原灰秦宮裂九字爵群雄於千新友之坑僅可半白起之役軼道之謀未足

酌六王之云王既負約而弒義高又負約而攻玉而俱絕命於大江之

遂此固天巧之默會而區區腐儒者猶曰楚傲群策而自出其力噫嘻

子羽亦重瞳子而重瞳子不必皆仁公踐長頸鳥喙亦長頸鳥喙不必皆不仁

與論士矣 按興亡二字相應三年五年正見其易俱關鍵 劉辰翁曰過矣謬哉又相與應

漢書改過失陋矣

劉辰翁曰一傳伯

力已極獨從重瞳

若其聞贊自佚宿

何孟春曰舜重瞳

也彼皮相者其足

漢書改過失陋矣

史記評林卷之七 終

蒙谷 修 岡 千仞同校 石川鴻齋

